

年

卷

期

4

4

第

第

新新副刊

第四期

東和美術的比較

從樹木年輪看歷史遺跡

普通俗話雜文

現代婚姻的負擔

恢復舊觀★秘密武器

問題就破一點皮

怎樣從錯誤獲益

潛艇在水中生生活

全家進城記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五月五號

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時與潮刻刊

第四卷
第四期

目錄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東西美術的比較

影于譯(四)

從樹木年輪看歷史遺跡

迪筠譯(九)

恢復舊觀

何樹棠譯(一二)

談通俗雜誌文

童詠春(一五)

現代婚姻的負擔

李春霖譯(二一)

問題就在破了一點皮

吳偉鈞譯(二三)

蕭伯納對於戰爭的見解

許雲遠譯(二六)

「波」能成爲遠力的極限嗎?

煥昂譯(二八)



秘密武器.....

羅雲漢譯 (三〇)

怎樣從錯誤獲益.....

黃席羣譯 (三一)

戰時的美國婦女.....

鍾毅書譯 (三二)

華威頓的女人.....

辛慕白 (四一)

過度運動無益論.....

何之譯 (四二)

夜間視力的測驗.....

楊訓若譯 (四六)

關於金瓶梅.....

吳伯成 (四八)

潛艇的水中生活.....

紅樹德譯 (五六)

福祿特爾與斐德利克大帝.....

吳本中 (五八)

當火山開口的時候.....

江樹德譯 (六二)

全家進城記.....

高 蘭 (六六)

中華威頓重慶 (續).....

白 (七一)

東方美術類似平行的複雜的運河，
西方美術却像一條天然的河流。

東西美術的比較

Eric Newton 著
影 子 譯

作者 Eric Newton 現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 (Manchester Guardian) 和星期時報 (Sunday Times) 兩報之藝術評論，文章馳名歐美。此文係其一九四一年出版之「歐洲的繪畫與彫刻」一書中之一章，此書頗得讀者歡迎。所論雖嫌簡略，然亦可作為研究東西方美術者之參考。

約略地說，美術史是也兩個觀點不同的美術家集團所結合成的歷史。這兩個集團就是東方集團和西方集團。現在，我想來談一談這兩個集團的不相拘處。東方美術像複雜的運河，一條跟一條的，平行走着，有時也互相交錯。西方美術則如一條天然的河流，只有一個中心的幹流，它的支流忠實地緊附着，而它的特性也就忠實地被它的支流形容出來。東方美術的研究，是包括着歷史家的分析體系；西方美術的研究則是固定地發展組織的研究。中國的繪畫是以氣韻為終

結，西歐的繪畫則似乎是由最初的觀念擴大而停留於最後的一個觀念上。

當然，這兩個集團是不能夠遮掩一切人類底美術活動力的整個圈子。人不但是生長在地球面上的任何部分，不論是生長在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不論是生長在任何一個文化舞台，都常常展開了（在別一種言語文字之間）一種可見的符號。黑人藝術和墨西哥或秘魯的藝術就是屬於脫離言語符號支流的兩種糊亂進行的模範。在本文中，這兩種藝術似乎是例外的，

我們可以不必去研究。因為希臘亞細亞希臘巴比倫
 供給了世界藝術的大部分，而且這兩洲所供給的藝術
 是世界上最好的藝術。在這兩種藝術的趨向之間的不
 相同的表現問題是不容易描寫的，但若隨便拿起兩幅
 東方的和西方的美術作品來並放在一處，那末，就立
 即可以感覺到這兩件美術作品之間的混淆了。一幅中
 國宋代的藝術家所繪的人物或風景，假使和韋拉斯貴
 茲 (Velazquez) 底人物畫或康斯泰布 (Constable) 底
 風景畫放在一齊來比較一下，那就似乎有兩種不相同
 的力量，把你帶進兩條不相同的路線去，再如一件印
 度廟堂內彫刻，和一件杜那達洛 (Donatello) 底彫像
 ，或者一件波斯的細工繪畫，和十四世紀末的一頁李
 察第二 (Richard II) 底聖書，這些，在東方的與西方
 的意志、宗教、和社會的組織的狀態之間，可以使入
 得到了力量的解釋，和階級的指引，而有一種徹底的
 比較。這樣我們可以在東方的與西方的美術作品之間
 ，容得獲得幾種明顯的不相同處。

在這兩種藝術之間，有一個聯繫的偶然例證：最
 顯著的是比倫與 (Byzantine) 的藝術家，他們曾支配
 了一個時期，可是有幾分不安定地把一隻腳踏進到兩
 個藝術裏面去。也許意大利的比倫風格是西方化，

而俄羅斯的比倫風格是東方化，(否則就是證明了
 沒有收成的。) 但是這種聯繫是例外的。因為大部份
 的歷史的記錄已經詳述了東方與西方這兩個主要的派
 系是沒有關聯了。

試以兩幅風景畫來作例證，(如一幅中國的山水
 畫和一幅康斯泰布底風景畫)，我們立即可以感覺到
 西方的畫家是力圖去描寫那擴張的鄉村中所見的一種
 特殊的季節，時間和氣候的情況，而從特殊的地方去
 觀察自然；同時，中國畫家則愛好暗示某種狀態的自
 然的外貌。康斯泰布底作品是他在一種英格蘭的特殊
 限制的記錄，其他的一幅中國畫則為人與自然共享的
 賦形表現。

那並不是東方的畫家觀察自然沒有像西方的畫家
 那末密切。一個東方的畫家之觀察自然或者會比西方
 的畫家還更加集中，只不過是有種不相同的精神而
 已。西方的畫家是知足地繪描所見的景緻，東方的
 畫家則把整個區域的景緻吸收在他自己底風格裏面，
 而後再拿出來用畫筆描繪。

「但是你不能說所有的畫家都是這樣的呀！」讀
 者也許會這樣的反對我。當然囉，歐洲的藝術家似乎
 感到需要有一種特殊的情形，並且想對一種特殊的個

人經驗堅牢地盡量限制他自己底表象，而東方的藝術家却要過去特殊的情形知他自己底表象，而去呈現人類藝術的經驗。

結果，東方的藝術就不像西方的藝術似的與視覺經驗的自然相關聯。因為藝術的作品並不是一件特殊的東西的圖畫，所以那支配物體外形的法則在東方的藝術上是不甚重要的。透視學的法則之發見對於佛羅梭斯人似乎是藝術的進步上一件極為重大的事業；但透視學在東方的藝術中是大大地被輕視了。波斯的細工繪畫家想表現一件東西在別一件東西的「後面」(即是由美術家底眼睛看起來比別一件東西較遠的東西)，這樣，他繪描的兩件東西所表現出來的，事實上不是把遠方的物體給描得較小，而是把那遠方的物體放在圖繪上面的較高的地方。雖然如此，那一個美術家底眼睛能夠決定了各個物體的互相關聯的確實尺度呢？為什麼一個美術家要希望每個看他底畫的人來對他底個人底一時的觀點表以同情呢？為什麼對於一件美術品應該是眼睛而不是心來作最後的公證人？

而且，東方的美術是與眼睛沒有關聯的，其實，從來就與物體所投下的陰影沒有關聯。因為東方的美

術家底意思以為在君士且丁堡的東方是不應該有投下的影子的。這種以內容的表現比題材的表現更加重要的東方美術家底成見，結果所描繪出來的美術作品，看起來就像是歐洲美術家所說的「裝飾的」作品了，雖然裝飾並非中國美術家底本意。正如康斯泰布底畫一樣，中國的風景畫是與真實相關的，不過那是另外的一種不相同的真實罷了。康斯泰布是以最大的努力忠實于他自己底眼睛所見到的，而東方的美術家則忠實于他自己底心所知道的。

由于這兩種眼界不相同的效果，所以便結成了兩種不相同的趨向：一種是靜止的，另外的一種則為擴展的——或者就如我所說過的——一種是類似平行滿河的風格，而其他的是一種是一條天然的河流。因為在東方的繪畫中很難說得上是有「擴展」或者「進展」這東西存在的。一個東方的畫家並沒有如歐洲的畫家一樣的注意到用他自己底眼膜上的想像來作爭鬥。可是歐洲的半部繪畫史就是涉及于「看起來像」什麼物件的漸次發現。蓋伯蘭特(Rembrandt)對於物體的「看法」遠勝於喬圖(Giotto)，而今日的許多美術學生所知道的却如蓋伯蘭特一樣的多。但這並不能夠說蓋伯蘭特這個美術家會比喬圖更加偉大，也不能說今日的

美術學生可以與盧伯蘭特相等；這只可以說他們所帶來的，是改變繪畫工作的設備，因而改變了他們底繪畫的風格。但是關於東方的美術家底風格，却並不是這樣的與時俱進，而是根據於題目的需要而自由改變的。一種歐洲的繪畫是有一定的期間限制，常是在二十年以內就得改變一次。而在東方的繪畫，雖然經過一個世紀也難得改變一次。

注意於這樣的一種靜止的美術的人，是沒有競爭餘裕的。東方的美術家底心眼並不是貪婪地去攫取肉體的貢獻，而是平心靜氣地去蒐集那貢獻物的線的優美與感受性，尤其是空間和效果，這與歐洲的繪畫比較起來，就有顯明的不同。

但在這兩種繪畫之間的最可注意的不相同處是；歐洲的畫家常常主張在畫面上的每一方吋都要涉及到美術家底視覺的經驗，東方的畫家則沒有這種需要。歐洲的風景畫倘若所繪的是一幅一望無際的畫面，則這幅畫會被繪成天朝氣清的圖畫。一幅同樣的一望無際的風景畫，在東方的美術家就不會在天空上作任何的描寫。那不描寫的部分並不是天朝氣清而是成爲畫幅上的一部份，在這一部分中，畫家沒有表現任何視覺的報告，這個沒有描寫的空白是眼睛休息的空間。

如音律裏的一個停音符一樣。

我們再試把中國宋代美術家所繪的一幅「婦女圖」與柯爾白特（Coulter）底一幅「婦女備織圖」拿來比較一下（所差的，在這兩個不相同的題目之間，一個是金屬一種普遍化的活動力，而另一個則注意于一種特殊化的事件），正好可以表明我所說的是什麼意思。這兩幅畫中的每幅都是一羣——在「故事」的說明中非常相同——婦女持着一條布，看起來是各有不相同的方法。柯爾白特所繪的婦女是在一間房子裏面，站在樓板上，周圍有空氣。這對於她們底環境雖然不重要，但柯爾白特却沒有疏落地照樣的描寫出來。在中國的美術家方面却不是這樣，中國的美術家只繪描了他所要描繪的女人和她們所持有的布匹，此外對於其他事物就沒有責任了。但是那在她們後面的空白並不會使她們浮在半空或者使她們沒有周圍環境。這也不是美術家的休懶，而是這個美術家爲鑑賞者底眼與心所準備的休息地方。

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這兩種藝術的觀點怎樣的不相同而產生出兩種不相同的藝術體系的方向。在西方的美術家會利用他底濃厚的視覺欲望和煩瑣的視覺求知心而脫離責任，東方的美術並不因競爭的羣累而影

了。他底審美的職務，和他底描寫的職務，是一件綠色的袍子對於他，就是一件綠色的袍子，並不曾是一種明顯的相撞的色彩。他要欣賞他底心裏所滿意的綠色。他對於看見一件物體並沒有什麼驚奇，像葉迺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似的去選擇那一種綠色增加些黑色，可以描寫出最好的綠色陰影，抑或在綠色上增加些藍色來描寫以紅色做陰影的補色，這問題是直至十九世紀的印象主義畫家才能解決的。這種色彩的應用是因探求光的自然而解放（這是屬光學的體系），東方的畫家比歐洲的畫家更徹底地去自由探求色彩的可能性（這是屬於美學的體系）。

在彫刻方面，最明顯的理由是在「物體本身」和「顯現於美術家眼中的物體」之間很少有極端地分裂的界線，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不相同處並沒有這麼過於奇突，是沒有任何懷疑的。隱藏於西方的人物彫刻後面的，是牽涉到肖像的意義，在東方的彫像背後的則有一種品性的含意。歐洲的彫刻家永沒有如錫蘭島的盤膝佛像那樣深刻地捉住光明朗的肖像的。就如在印度度的神子的彫刻所表現了的純靈運動的象徵，在西方也沒有相等的作畫。

由於以上所說，讀者也許會以為對於東方的藝術

比西方的藝術估價稍高，以尊貴於東方的藝術更為崇拜吧。其實，我為什麼有這樣的印象，讀者或者會發生誤會。東方的藝術的大部份是以它的安靜與脫俗而使我冷淡。那是過於精美了，而且是過於無情。那一些牽着綢布的可愛的中國婦女，以她們本身底垂直線來平衡了那無精神地弛垂的綢布而彎曲的水平綫，這真是太像中國的畫了。中國的美術中的人到底不是「人類智慧」的模範，而是「人類審美學」的模範，她們底淺淡的儀容使我發生了渴望柯爾白特底嬌憨的勤勞的處女。中國的繪畫作品也許是為生命的韻律所組成，但我却寧願愛好帶尚（Rhythm）底（相對地）笨拙的描繪，和他底（互相比較的）粗野的企圖滿足他底奔放的需要的圖畫。對於歐洲人，歡笑與香母之在藝術中，正如在生活中一樣的需要。我曾經看見過有些中國畫的線條細緻得如絲線貼息在畫紙上一樣，調子則巧遊得如從口裏噴出來的香煙烟氣。可是，可是我不能以一種脫離我底物質欲望的藝術為滿足的。我愛想及有這樣的題材的藝術家：如帶荷似的，他繪畫他底「酒神與阿麗愛尼」這題材所使用的只是酒神底隨從森林之神中的一個，而繪畫中的一半生命力量由這些

與在活潑而接觸的情緒中運用。（下接頁四）

……本年代的補充，使我……
近以來的氣候，與失去了文化的命運。

從樹木年輪看歷史的遺跡

譯自 The American Forester

Florence M. Hawley
Neil M. Clark
譯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一個天文家在研究太陽的時候，他不向天空上面仰視，而向他的四周觀察，結果建設了一種新的科學。

他們用這種方法叫做樹木年代學 (Dendrochronology)，這種科學能夠從樹木生長情形的分析中看到了關於過去氣候，天時和昆蟲的清晰的記載，給予人類歷史以一種新的見解。

樹木在氣候溫度良好的年歲中生長得很快，在乾旱和其他災害的年歲中則生長較慢些。從好至壞的變化在樹身橫剖面的年輪上看得很清楚。譬如，三個好年歲以後隨着有三個旱年，年輪上便是三個離得很寬的輪子，以後有三個擠在一起的輪子。那麼從一顆樹的本年年輪起推算上去，便可以確定那三個乾旱的年歲。假定說那是五十年前的事吧。然後另外一個地方有一顆樹它也有同樣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是在它的外

面的邊沿上，不是在從樹皮起向裏的五十年輪上。那麼它的較早的年輪便表示着更老年代的天時氣候，而表示出一種可以利更老樹木邊沿年輪所同的現象了。這是關於天時氣候的精確無疑的記錄。

從這種記錄中我們可以曉得，雖然在近幾年來時常有乾旱的天災，我們的天時氣候一直就沒有什麼變化，我們不能用別的方法證實此事。美國關於氣候的詳細記載不過五十年。但中西兩區地方的橡樹却具有紀元後一五三六年的記錄；西北部地方的松樹記載着一二六八年的歷史。科學家們研究了這些現象以後，知道至少在六百五十年以內，雨量方面並沒有變化。樹木所記載着千世紀以前的旱災，比較現在我們這一代所知道的還長遠乾旱些，但是在這些旱年以後，接着便是豐滿的雨水。

樹木年代學家也曾發現了過去從來不會有過影響。

各地的旱災全屬。一六七五年中部西區有過旱災，但那一年西北部地方則雨水尚多。就在革命時期，一七七二——一七七四年以前，中部西區又有旱災，西北部也很乾旱，但其中有兩年却是西南部地方植物生長最好的年歲。

發明這種樹木年代學的始祖是道格拉斯 (Andrew Elliot Douglas)，他是一個天文學家，生於魏爾芒特，曾在亞利桑那大學攻讀。他專門研究太陽上的黑點，但是因為很早的若干世紀沒有記錄，無法研究下去。有一天他突然想到：「爲什麼不研究一下樹木呢？」他的想法是這樣的：太陽黑點是太陽本身發生變化的一種表誌，對於地上的氣候有很大的影響。氣候又於植物的生長有關，樹木也是最老的生物，所以樹木可以對氣候變化有所記錄，而若干世紀以前的太陽黑點變化也可以明瞭了。

因此道格拉斯便從事於樹木年輪的研究，一九〇四年時，他發現了一種原則，由新奇思想而成爲一種科學。他在福萊斯塔 (Flagstaff) 地方新伐倒的樹木上計算他的年輪。他發現了從樹皮向內的二十一年是一八八三年時，有一組很密集的年輪。從一株枯死的樹木上他看到有同樣的年輪，但是它從樹皮向內的十

一年。於是他便斷定這顆樹是在一八九四年死去的。如果不錯的話，這的確是一種精確巧妙的方法。同時連這株枯樹的所有者也找到了。

他問那個人：「你什麼時候把這株樹伐倒的？」那個人回答：「在一八九四年。」

於是道格拉斯發現從年輪的對證上，他可以從活着的樹木到死去樹木推算過去的歷史。如果在一顆樹上看到有什麼記載時，他便另在一段枯樹上去研究。在一間老房子的木材上或者在湖沼上埋藏起來的老樹幹上去研究。

不過即便活着的樹木，記錄的歷史也非常久遠。在田納西州 (Tennessee) 東部曾發現了活着的西洋杉，遠在哥倫布發現美洲的一世紀前就生長了，同時在加里佛尼亞州有高大的紅木樹，在三世紀以後依然生長得枝葉繁茂。幸而我們現在發明了一種割出由樹皮至樹心一段木材的特別工具，在研究年輪的時候便用不到再把整株的樹斫伐了。

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和芝加哥這三個大學現在都從事於樹木年代學的研究。森林服務社則利用這種方法來研究影響森林生長的蟲害。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氣象學家則希望以這種方法來推算未來長期的氣候現

考古學家利用這種科學來推算古老的遺跡並研究史前時期人口的移動。譬如，下面所說的便是樹木推算歷史的例子。在新墨西哥州梭魯城外六十六號公路的七十里路以外，有一條察科谷（Chaco Canyon），其中草木不生，風沙遍地。你可以走着千里路而碰不到一個人。但是你從那些毀壞的村落上可以想像到至少有十萬人曾住在這裏過；這條峽谷也許當年就是我們城市附近的極繁盛的地域了。

考古學家都認為若干年代以前曾有人在這裏居住過。不過樹木現在却把他們這種觀念糾正了過來。保留在這些廢墟裏的木材告訴我們察科谷在一〇六六年威廉大帝侵入英吉利時曾甚繁盛，人們居住這裏一直到十二世紀。此後這些大的村落便被人們遺棄了。

爲什麼呢？道格拉斯在研究樹木的年輪之後，才知道荒廢的原因是由於對於樹木的摧毀所致。因爲森林原先是生長在察科谷邊上的。印第安人用在房屋上的樑柱都是用松木做的。當印第安人建築他們的村落時，因爲沒有牲畜的負載，一定要砍伐附近的松樹。現在，最近的松林已經在六十哩以外的地方了。

這樣龐大的一個部落一定要用大量的木材；因此

森林便逐漸的被毀壞了。但樹木砍伐後，地上溫度無法保持。雨水大量沖流下來時，便在峽谷這裏形成了一道裂隙。所以，過去的田地便爲人工的荒蕪所侵蝕了。於是人們遷到別的地方去。這便是從樹木的記錄中所找到關於察科谷的歷史。它的解釋是很合理的。

這位樹木年代學家道格拉斯現在已七十二歲了。但是他還在孜孜不休的研究着年輪所能夠表示出來的新知識。

（上接8頁）中國的美術家沒有能夠容許有這種接觸的意見的。他要把自己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他底繪畫的生命力一定要從他底心裏的生命之韻律中躍出，而爲他底手指傳遞至筆尖。

只這樣，已夠作爲這兩種美術建起不相同的基礎的說明了，這即是東方的美術觀點是在於它的平行的體系和它的內心的沉默意態；西方的美術的革命風度是以視覺的求知心來代替沉默，而把美術家帶進新的發現中去，各種新的發現都是包含于中心因襲裏面，而放大，而改變，而轉向，但永不停落在頑固的風裏。

美國軍醫神妙的整容手術使受形
和受傷的士兵恢復正常的外貌。

恢復舊觀

譯自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0, 1944

在冰島上，一個美國少校軍官從一架焚燒中的 B-24 式飛機裏面爬了出來。嗚呼滅除了他的苦痛，血漿補足了他的虛脫。但是仍然使他有醜不欲生的感覺。他的鼻子已經被燒掉了半個，口已經燒焦，而且還縮成一角銀幣的大小了。他不能閉眼；他的手指被灼得彎曲如同鷹爪一般。

十四個月後，在一所陸軍醫院裏，這位少校大踏步的走進屋裏來。他的面孔上並沒有顯然的重創的斑痕。他伸出手來——一隻纖細的手，是能做各種事的，也是有正常手相的。他微笑着說：「我真喜歡握手，未曾想到我的手還能有用了。明天，我將回到防地去服務，去駕駛 B-24 式飛機。」

這位少校接受了十六次外科手術，從他的肋骨上

取下塊塊骨塊填起了他的半個鼻子。面部的斑痕都磨光了，又從他的沒有焦灼的皮膚上割下一塊修理他的口形。用剃刀刺成紙一般薄的皮膚做成了他的燒焦的眼臉。用他腿上的皮膚重造了他的手掌和手指。這樣製成的新手，起初是挺硬的，經過了電力的刺激和每天的運動，現在變成伸屈自如了。

五處陸軍醫院如「華爾特·利得」，「布須通爾」，「瓦雷·弗基」，「奧利里」，和「賴特門」，都是施行這種醫療手術的，總共已經醫愈數百這樣的病人了。新的外科醫術，以及改良的舊外科醫術正在使美國負傷的官兵得到世界最優的整容手術。過去試行的病案都得到了順利的結果，所以醫生們都相信負傷的兵士中將來只有極小一部遭遇到嚴重方面和專業

David Brown
Foster L. ...
何。謝。業。...

方面的嚴重阻礙。

每天都有驚人的外科手術。一個軍官，在吉普車失事時候，左耳被撞掉了。外科醫生將軍官耳後部的頭皮撥開使它隆起。然後又從他的肋骨上割下一塊額骨，型成耳形，將它塞入掀開的耳後頭皮裏面。一個月後，他將這耳形的皮膚移植到耳的位置，並從軍官的腹部取下皮膚造成新耳的耳背，並填補耳後割去皮肉的凹處。現在很容易分辨出那位軍官的哪一隻耳是生而具有的，哪一隻耳是外科手術製造的。並且他還覺得很完善。

在東醫的外科整容手術裏，顴骨的用途最大。它和皮膚不同，可以將一個人的顴骨永久移到另外一個人身體上面。並且還可以用消毒液將它保存，留將來用。因為它是堅固而又易曲，所以它是製耳，整鼻，配眼眶，補腦殼的理想材料。

在這次世界戰爭裏，火燒傷所需的整容手術比在上次世界戰爭裏所需的次數要多得多了。皮膚移植 (Skin Graft) 手術可以迅速施行完畢；因為甘薩斯州的鄂爾·柏基特醫生發明了「柏基特剝皮膚器」。它是用於從麻醉的病人的腹部，胸部，或者腿部剝取活皮膚的。它是對於整容手術的偉大的貢獻。依指定

的厚度剝取一張張的皮膚，厚度的準確性可達千分之一吋。

北非戰役中，有一次一個兵士的手部被火燒傷很重，但是在服兵役之前，他是一個教授奏鋼琴的教員。他的手部雖然受傷，他仍然不必尋求其他職業。一次皮膚移植手術恢復他的手的舊觀。並且經過刻苦的練習打字，他又重新享有演奏鋼琴的舊技術了。羅斯福總統夫人最近參觀這所醫院的時候，將他請到白宮去奏鋼琴去了。

面部受重傷的人往往牙床是被擊碎得很利害的。那末整容的醫生必需和牙醫生共同合作，使用新發明的奇巧的夾板，來穩定破損的牙床。在某一病案裏，一個人的面部被榴彈片穿透，傷了一隻眼和鼻的內部，折斷幾枝骨骼，雙頰各穿透一洞。鼻被擊碎了，也被重新填補起來了。肋骨上面的顴骨幫着重整起面頰和鼻的輪廓。眼臉是重補上了，眼窩也用活皮膚鑲上了，然後才能補上一隻假眼。現在我們不能猜測得出當時龐大傷口毀壞面容到怎樣的程度。

有一次最困難的病案，一個士兵受榴彈重傷。彈片穿入面頰，並將上鄂的半部給毀壞了。醫生用「管狀肉莖皮膚移植法」(Tubed pedicle Skin Graft) 來

重刺破他的上顎。醫生們在通兵士的臂上捲起一條皮膚帶些脂肪，（這條皮膚的兩端仍連在臂上）將這條皮膚的兩邊用線縫合，成爲一實心的圓柱體，它的外貌好像是皮書包的「柄」一般。醫生們也將這「柄」，或者「肉莖」的裏面裝上些從這兵士身體的其他地方所取來的皮膚，數星期之內醫生便有了健壯的，厚厚的皮膚了。這時兵士的臂被縛牢到他的口外，再將他臂上的圓柱體的一端割斷，將這端繞合到他的受損上顎上面。這端從臂上吸收滋養，直到它完全生長爲上顎的一部爲止。然後再將其他一端也割下來。兵士出院的時候就有了一個新的上顎。

這管狀肉莖醫術又進一步應用到一個腳趾受損的病案上面。就常情而論，這病情就必需割斷這隻腳。然而醫生却在這患者腹部做一個管狀圓柱體，經過相當時日後，將它的一端割斷了。但是腹部腳趾太遠，這肉莖的一端不能達到腳趾，於是將割掉的那端繞到大腿上。過了二星期將那一端也從腹部割掉，並將這端繞合到腳趾上，然後又將這肉莖從大腿割掉，於是患者又有一個新腳趾了。

戰爭中的創傷需要割斷手術的時候，畸形手術的醫生担負這種工作，給患者裝配假手假腿。不久將將來你會聽見關於這種手術的一個名詞「活動假肢」（Circization）。醫生用這種醫術可以將斷臂上的肌肉

力配接到一個假手上面，這假手的效能和伸屈又同以和真手相等了。斷臂上的肌肉是要連接到運用假手機械裝置的槓桿上面的。施行過這種手術的幾百人都能夠打字，玩撲克牌，影戲——總而言之，能作他們當初用真手時所作一切事。

軍醫們盡全力的恢復傷兵的正常外貌。一個士兵的雙眼已經被地雷炸掉了，醫生們給他補上了一個所謂「補缺物」，它之所以成爲代替物雖不是在那個方面，也是在容貌方面。在這個病人身上，這代替物是一雙栩栩如生的眼窩，睫毛與眼臉俱全。一雙假眼就是鑲在這一雙補缺的眼窩裏了。這一雙補缺物是非常自然的，所以這士兵到鐵路車站問訊處去問一下火車什麼時候開行，車站的站員就遞給他一張時間表讓他自己看。一下。

銀是應用在補物上面的一種最新而罕見的金屬。它經投尋很久之後才得到的外科適用的完善金屬。銀雖然是在人體細胞組織裏面而不致發生化學變化。它是很堅韌的，不腐蝕的，非毒的，無吸收性的。雖然不燒熱，它也可以被拉成細如人髮的金屬絲，用它縫合裂開的神經。它也可以被鑄爲扁平的薄片，薄得很，可以用它補蓋最爲合適。在戰爭中受傷的肢體，

軍醫的整容目標是非常堂皇的：使每個受傷的士兵在恢復他的非軍事生活時候，要有一種不致影響他的社會地位的情狀。並且軍醫們也真正接近這個目標了，比門外漢所能想像到的還更接近些。

世上的一切是盡知不幸，主要的不在於人類學識的高深。分會
日而深，而正於大多數人的知識不能普遍的達到相當水準。……

談 通 俗 雜 誌 文

近來有人對目前雜誌銷行的情形表示感慨，因為學術性刊物問津的人很少，綜合性的通俗雜誌則流傳極廣。學術性刊物的不能風行，主要原因顯在高等教育尚未發達；此外一般智識分子對學術研究素無濃厚興趣，以及刊物本身內容不夠踏實，當然也各有若干影響，在這里不必細說。我們現在要問的是，通俗雜誌文為什麼膾炙人口？這種現象有好處嗎？有好處應該如何發揚？有壞處嗎？有壞處又應該怎樣改良呢？

它告訴你你所要知道的事情；它每每很愉悅心悅意，像一位見多識廣的朋友的談話那樣愉悅心悅意。這些活潑生動的遊記；平心靜氣而富於機智的問題討論；用小說形式描摹得栩栩如生或悽婉動人的故事；過去史蹟中親歷其境者敘述的當年遺事；——所有這些一時的書，都是現時代的特產，將隨着教育的普遍，日益繁多。對它們我們應當衷心感謝，如不善加利用，實應深覺自慚。「一本綜合性的通俗雜誌，如果配得上一良好」的形容，正是這樣的一種一時的書。它的內容應該新穎有趣，包羅萬象；它的文字應該雋永輕快，引人入勝；一卷在手，無異聚羣友於一堂，靜聆他們娓娓動聽的談話。誰不愛趣味？誰沒有好奇心？新鮮有益的知識而出諸善於辭令的友人之口，傾聽之下，更有誰不悠然神往呢？

● 約翰·路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 在「國王寶庫」(Of Kings' Treasuries) 一篇演講中，把書分作兩類：永久的書 (books of all time) 和「一時的書」(books of the hour)。「良好的一時的書，」他講，「不過是某人有益的或愉快的談話，如『我你印成書本，你便沒法過封。它每每對你很有益，因為

「然而，」路斯金接着就警告大家，「假使我們讓這些一時的書估去真正的位置，我們便採取了可能的最壞用法。因為，嚴格地說，它們根本不是書，而祇是印得精美的書簡或報紙而已。」這幾句話又適可借來指出因通俗雜誌文的優點而引起的危機。因為通俗文新奇有味，流利易讀，所以入迷的讀者愈來愈多。許多讀者業經以它們為唯一讀物，亂七八糟一陣翻，便自以為已經養成閱讀的習慣，藉此獲得一知半解，便自以為知識已經相當淵博。現在流行的通俗雜誌文本是一種以報導時事為主的新聞文字；和看報紙一樣，每一項標題下的文字無須而且無法句句細讀，細讀過的文字，也很少足以影響一生的做人做事，值得百讀不厭，永久銘記；如果官無目的地一味貪讀，讓它們奪去應當用來閱讀基礎書籍和不朽鉅著的時間，以致養成浮淺虛靡的習氣，我們確實犯了濫用和妄用雜誌文的最大錯誤；而在「開卷有益」信念還流行的情況下，這種錯誤真是特別的危險——犯了惡習而猶以為已經養成美德的危險。

人類的文化現在比路斯金時代進步多了。教育的普及增廣了作者和讀者的範圍；科學上的發明和發現日新月異；就是別人認為很平常的事物，由於分工

的制度，你看來都非常奇怪。於是通俗雜誌的種類竟有五花八門，看不勝看。倘若你決定不看吧，你便是身為現代公民而不享受現代的產物，以致孤陋寡聞，不曉得別人如何在生活，世界如何在演化，在心智上瞎了眼睛。倘若你決定看吧，你又難免被新聞文的滾滾洪流所沖走，在心智上慘遭滅頂。在這種進退維谷的窘局之下，文摘性的通俗雜誌應運而生。

文摘性雜誌顯然必定首創於文化進步，分工細密的國家。世界上銷路最廣，名氣最大的文摘雜誌要數美國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它發行已二十三年，每月銷數達九百萬份！如何驚人的數目！每期由一二十位學有專長的編輯從當月美國著名雜誌或新書中選擇精彩的文章二十多篇，攝為簡短的摘要。此外每期還登載少數特稿。它是一本由專家替讀者選出的雜誌文菁萃，使讀者費有限的時間獲得現代公民須知的各種新知識，是解決上述窘况的兩全之法。

可是路斯金假如現在回到世間，他對於美國文摘雜誌的任務，恐怕是不會心滿意足的。美國人是精力充沛，終年忙碌的民族，但他們卻像小孩那樣對事事物發生興趣，對於新鮮的事情，尤其捺不下好奇的衝動。文摘雜誌就是他們在坐車、等人或憩息時，忙

中抽暇，匆匆翻閱的讀物。所以，英文稿件通俗雜誌的消極目的雖在避免濫讀雜誌的惡習，它們的積極目的，如說在騰出時間閱讀真正的書，不如說在可能範圍內縮短閱讀的時間，不讓書本子來過份分心，以免妨礙實際的工作。

中國的通俗雜誌文，說來慚愧，大半取材於外國雜誌，甚至有人幹過把美國「讀者文摘」整本譯成中文的傻事。這當然有着未可厚非的苦衷。在材料方面，因為中國科學落後，許多事情都要向歐美迎頭趕上，新聞文既以介紹知識為目的，來源自然更非取給於外國不可。在作者方面，歐美通俗雜誌的撰稿人，上至教授專家，下至小販走卒，包括各行各業，各據職業經驗，說內行話，故能絲絲入扣，耐人尋味。反看中國，有些教授專家在日常生活上總顯得比人家莊嚴高超，寫了通俗文字，似乎就會降低自己身份。即有少數偶爾寫寫，也多署用筆名。視為逢場作戲。他們恰與一般讀者相反，是太估低通俗雜誌文的價值，太懼怕幼稚淺薄了。其他各項職業人民，則大半教育程度不夠，稿亦向無寫作風氣。這樣一來，雜誌文的寫作幾乎成了少數譯文為生者的專業。他們大多貧窮艱困，逼得每天關在家裏擠出定量的出品，一擠兩

擠，把自己肚子裏的東西擠光以後，怎能不走上假借轉述的途徑？

然而我們一定要走向自關的途徑。路斯金生在維多利亞女玉時代，那時代的英國國力興旺，教化昌盛，人民衣食充裕，有餘力享受各種文化結晶。所以路斯金諄諄誨人不應以閱讀一時的書為已足，而更應致力於發掘真正智慧的寶藏。現在的美國則處於事事講效率務實際的高度工業化時代，傳佈知識可以利用電影廣播等比較直捷了當的工具，集合展覽等比較活動有趣的辦法，原不必單憑比較間接呆板的文字，我們不妨說，十九世紀英國人和現代美國人的讀書態度可以代表兩種不同的類型：前者適於生活比較悠閒的時代，後者適於生活比較緊張的時代。但兩者有着一項共同的先決條件，即國強民富而基礎教育已極普遍。可是中國現在還是一個貧窮困窮的國家，我們可以憑藉的文化工具太少，我們人民的基礎教育太差。因此凡抓得到的教育機會我們千萬不能放走，凡足以傳布文化的工具我們總盡量利用。所以，和歐美通俗雜誌的目標相較，我們的應該促進文化重於報導文化，啓發思想重於灌輸知識，培養基礎學識重於補充基礎學識。

在走到自己道路的初期，由於上述事實上的困難，我們的雜誌不得不仍舊大量取材於歐美雜誌書籍。聽得自己不如人而肯虛心學習，並不是可恥的行為。祇是我們既已認清自己的目標，選擇材料必須格外比從前慎重；處理材料必須一改從前販運的做法，而採取吸收、揀選、變化甚或改進的技術。

關於材料的處理，我們深深覺得不應一律把整篇外國文章逐字譯過來就算完事。歐美人處於高速度地忙迫社會，不能也不必費很多工夫講究詞藻章句。新聞文體，為爭先發表，尤其是倉促急就；草率、懈怠因之成了通病。如果拿它們當文藝作品看待，忠實地按句翻譯，有時實在吃力而不討好。又因為歐美國家的環境，人民的教育程度，宗教，法律以及風俗習慣等和中國有別，同一題材，歐美的寫法決不會處處適合中國讀者的需要。所以我們建議：

第一，要多下搜集編著的工夫。遇到外國雜誌上載有一篇文章，事情值得中國讀者知道，但材料過於偏窄，立論不夠透闢時，我們就有系統地閱讀一些與它有關係書籍和雜誌，到材料搜集較豐，自己對它的瞭解較正確較深刻時，才針對中國讀者的需要，適合中國讀者的程度，用自己的文筆編寫一篇由淺入深，

詳盡周至的作品。如果能夠將國外事物與國內事物發生聯繫，互作比較，寓觀摩、警惕與反省的深意於敘事之中，那是益發近乎理想了。

第二，要多下增刪修飾的工夫。有些外國雜誌文，材料已頗豐富。可是文字太晦澀，說理或太冗繁或太簡略，例證適合外國而不適合中國。介紹這種文字，介紹者自己就須先詳細閱讀，充分了解，然後刪繁補簡，調節字句，更換實例，以求達到說理長短得宜，文筆縝密暢麗，例證適合國情，為人人所熟悉的地步。

第三，要多下註釋評介的工夫。假使原文已經周詳優美，自然不應畫蛇添足。但是我們總得時時記住：在歐美婦孺皆知的日用機器，在中國即大學生也未必見過，歐美常用的許多名詞和術語，也常為中國讀者所不解或誤解。所以在翻譯時要顧慮讀者的了解能力，必要處安下譯註。此外，譯者的「附識」和編者的「編後記」一類文字，絕對不可看作補白的材料，認為無關緊要。它們要好好用來介紹作者，批評內容，以及說明選擇的用意。這類文字之於雜誌，正如圖書評介之於圖書，幫助讀者選擇讀物和解讀物的功用，是一點不能輕視的。

像這樣原文既須加以嚴格的挑選，譯文的產生又或多或少經過一番吸收、消化、提煉和適應的步驟，讀者耳食膺受和食而不化的弊病或能日漸減少；而譯者本人，因為必須先對自己要譯的文章具有相當認識，然後費上一番參考和思慮的工夫，也獲得在工作和教育自己的益處。捧着字典，一字代一字的「翻譯」法，現在是廢除的時候了。

隨着國家的進步，通俗雜誌無疑必須逐漸增多闡述本國學術成就，描寫本國社會動態的文字。這是一樁極其重要的工作，必須學者專家和雜誌編輯倡導示先，各界人士才會齊起響應。目前第一步要打通的障礙，我們認為，乃是破除一般人對於通俗雜誌文的誤解和漠視。正確的認識和合宜的態度建立之後，一切改進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歐美的學者在致力專門學問之餘，決不卸去指導一般人民的責任。他們除了著作通俗書籍外，還定期作公開講演，經常為通俗雜誌撰文，較早如特勒第關於電磁學，赫胥黎關於生物學的通俗演講；較近如羅素關於哲學和教育，房龍關於史地，伊林關於科學和工藝的通俗文字；對於人類的貢獻，較諸他們在專門學術上的貢獻，縱不超過，也決無遜色。因為世上的

一切愚蠢和不幸，主要的不在於人類學識的高深部門尙欠高深，而在於社會人士一般的認識不夠正確，態度不合科學。通俗學理誠然不能造成學者，却是引人走向真理的最好南針。前面說過，中國的專家學者大多不屑寫作通俗淺近的文字，以為那是大才小用。其實用顯淺詞句寫精深的學理是一件頂棘手的工作，非倍重又博又專的人才，難有圓滿的結果產生。如由學無專長的人來担当，很容易隔靴搔癢，不得要領，甚至牽強附會，發生歧誤。記得某本書里講，在十多本闡明相對論的通俗讀物中，愛因斯坦本人完全看懂的，祇有羅素寫的那本「相對論初步」(The A.B.C. of Relativity)。這是何等發人深省的前車之鑒！再就讀者心理而論，一篇有關新發明或新學理的通俗文章，倘由發明者本人或這方面的專家親自執筆，讀者心裏先起了信仰，讀來倍感親切，注意力自然容易集中，看通俗雜誌文最常犯的潦草滑過的毛病，不也就避免了嗎？

至於描寫社會動態，在中國這樣土地遼闊，人民衆多的國度裏，又正當目前這樣多變的動盪時代，題材原豐富得取用不竭。戰事爆發後，國內雜誌的露登英美勇士觀戰的作戰經歷。我們快讀之餘，不禁發生

不快的感想。中國抗戰最早，犧牲最慘烈，為什麼抗戰實錄反而這樣貧乏？盟友的英勇已能引起崇拜敬慕之誠，自己國民可歌可泣的奮鬥豈不是更應激起同仇敵愾的精神嗎？其他如開發邊地，向邊疆屯墾員來，擴寫大西北雄偉富饒的實況，比之安居內地的人高呼「到西北去」！或許更具引動青年的吸引力；農村的情形，倘由佃農自己來訴說終年勞動不免病貧交迫的疾苦，比之學者討論農村破產的論文，或許更能夠引起療救的注意。國家猶一龐大的有機體，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莫不休戚攸關。好些人在太平時節喜歡獨善其身，不替國事，到了大難臨頭，不得不管的時，又喜歡把責任望別處一推，例如認為抗戰的勝利全憑前線將士拚命，建國的關鍵全在如何舉辦工程等等。如描寫生活的文字盛行，不獨可使讀者眼光放寬，從豐富的人生世相領悟出個人生活和民族生命的價值；充類至盡，未始不能免除各職業界的隔閡，使彼此間由瞭解的日趨深刻培養出崇高的同情，奠立合作互助的鞏固基礎。提倡各職業界人民寫作，在教育未普及前，我們不可存有奢望。目前但願能從鼓勵寫作着手，開始時只求內容翔實，文字技巧方面，寧可降低標準。

通俗雜誌文是時代的產物。為了趣味，它的文字必須輕緩流利；為了通俗，它的說理必須顯淺易曉。然而趣味切不可低級，通俗也絕不是庸俗；所以輕鬆要防流於浮滑，顯淺要防流於膚淺。輕鬆和顯淺只是雜誌文的技巧，傳佈知識，陶冶性情才是它的目的。但真正的智慧和深厚的修養必須到永久性的書籍裏去汲取，到現實生活裏去體驗。通俗雜誌文，引用路斯金的比喻來說，不過是有趣而有益的談話似的一種暫時性讀物。可是正和有趣而有益的談話一樣，只要講的人認識正確，態度嚴肅，儘管是瞬息即逝的寥寥片語，聽的人如肯用心，所生的啓示和指導的影響，有時是可貴而恆久的。

時與潮社 重版書目

法國的悲劇	每冊廿五元
罪人	每冊廿五元
女人	每冊廿五元
逃出黑暗	每冊三十元
太平洋爭霸戰	每冊四十元
英國與印度	每冊廿五元

以上各書郵包費照加

互相諒解是促使夫婦生活趨於美滿的一種方法。

現代婚姻的負擔

譯自 "The Marriage Problem"

Harvey Zorbaugh
李春霖譯

結婚時，我們希望能滿足我們的愛人與被愛的熱情，或為良好的伴侶，覺得安全，在生活方面充分表現我們內在的自我時感覺自由。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婚姻的成功與失敗完全取決於此，但不是主要取決於性生活的適應與否——例如最近某思想學派所主張的。如果我們能夠達到這些崇高的感情上的要求，那末性生活的和諧差不多即可隨以俱來。

性的表現當然是一種基本的生理上的要求，然而據我臨診的經驗，例如聽取夫婦吐露出來的婚姻糾紛，事實上却屢次證明精神上的——為彼此滿足的要求，較生理上的要求更為重要。而且夫婦如果反目，怨恨以至於打罵，就會減却了友愛和安全的感覺，而兩性的和諧也常被破碎。

白天不親切的丈夫，多半遇到一個夜間沒有情感的太太。而常常被自己的太太輕視或責備的丈夫，對

於他的太太不感興趣，而且對任何事體也很淡然。補救這種情形的方法，既不是趕到醫生那裏去請求診治，也不是跑到律師那裏去求他排解，較為確當的辦法是要費苦心費時間去尋求較大的諒解——去探尋那伏在非親切行為與非熱情感應的背後的原因。簡略的說，就是應該力圖促使夫婦生活適應你所志願的彼此滿足的要求。

現代的生活環境，已予夫婦生活以一種較前所負擔的更加沉重的負擔。今日兩個人的緊密結合，是負有重大意義的，特別是對於許多女人，因為夫婦生活是永久而親密的惟一人類關係，足以予人類以各自滿足的機會。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共同生活所發生的無可避免的緊張與爭吵也是含有重大意義的。今日由於我們對夫婦生活所期望的高於任何人類關係所可供給的，因此它使我們失望，因此我們歸咎於婚姻。

我們研究一下這些關於夫婦生活以新和負的變化。第一因為我們與人的接觸，較比祖父時代已尋日見繁多而且偶然。我們雖有多數的熟人，然而知己却屬稀少。車子或公共汽車是方便的，我們祇能做一短時的拜訪；過去由於交通不便，凡是不易到的地方，去後我們留連的時間較長，自然更爲親密。早年和朋友習書寫長信，現在則常用報電話。過去的朋友會予人所以所需要的一部分滿足與安全感。現在吾人則希望夫婦生活能供給那些感覺的全部。

把人們爲外享一部經歷的過去許多機會已予剝奪。過去的生活常是父親回家午餐；兒子在商店或銀行裏在父親旁邊工作；姊妹們輔助母親從事縫紉；一家人晚間圍坐在燈前。目前却正和那種小市鎮時代完全相反，做家庭一份子，在一邊工作的機會很少；而且連家人在一起遊戲的事情也屬少見。因此，享到的家庭生活經歷太少，難以使他們永久相處。

如果我們不隨波逐流地混下去，我們對於夫婦生活予以思考與努力——卽便是對於事業與社會生活所費的思考與努力的一部，那末上述負擔就可能被減少。夫或婦——特別是「過家」的太太——需要在社會生活潮流中去活動，那會發展他們的關係的，而且它能負擔夫婦生活擔負的一部。他們必須慣於把這種「外部」的關係認爲是他們的「衛士」而不要把這

們看做是「妨礙」。

加在夫婦生活上的另一個担負，是女人地位的變化——由低級的地位變到獨立的地位。這種變化還不是完成的，在許多微妙的心理方面，她們還不能由傳統的態度解放自己。已婚的職業婦女在工作責任與家庭責任之間沒有能夠保持一種適當的平衡的。因此，職業婦女常常在她自己與衝突又念之間感覺煩惱，不知道究竟應做一個婦人，抑或做一個不問男女尊卑的個人。這個問題是很難解決的；因爲普通的丈夫，完全不能理解他們的意旨；在感情方面，他不同意婦人地位變化後所担任的角色。不但爲她們不予諒解或協助，而且常由於他的迷惑、感傷與怨恨，而益使她們的處境趨於複雜。

男女一經結婚，夫婦生活中卽含有兩種特別不同的個性。當他們在精神上要求和諧時，也許他們的要求不能在同一行爲上予以表現。一方也許需要不斷的愛情表現，他方也許感到厭煩；一方可能想在家裏得到安靜晚間的休養，而他方反希望得到一種家人的鼓舞與快樂。由於近乎微末的不同，無可避免地就造成了夫婦間向裂隙。要緊的是，夫婦雙方都應該知道造成這些担負的原因以及必要的妥協，乃是二人共同生活時所必不可免的。我們不能夠使各人的個性完全改觀；但是我們靠着諒解，可能相當地互相滿足彼此的要求。這是很值得努力達到的，因爲這是促使夫婦生活趨於快樂的一種方法。

最大之悲劇，潛藏在我們認

為無害求治的小創傷裏。

究竟我們不該說，一旦小創傷裏面

藏着一個問題就在破了一點皮

的！

自日本東京醫學博士 T. J. Rander's Digest

毒一個年輕人在修理門幕的時候，不小心刮破了手

上的皮，他並不介意；誰知十二小時後那手忽然腫脹

起來，痛苦萬分，於是請了醫生來。可是創口發炎蔓

延極快，第二天那人就死了，原因是發鏈狀球菌毒害

了破

的！

一個女人在她花園裏工作的時候，無意地刺痛了

她的拇指。那傷害委實是太輕微，隔了好幾個鐘頭也

不覺得有異樣。但突然體溫界高。而且那拇指感覺劇

烈的刺痛，這時她才發急了，立刻請醫生注射了解毒

針，再到醫院診治，在那裏臥倒床上好幾個星期，和

毒菌掙扎的結果，生命是保全了，但損失了那隻手！

病源是乾壞疽。

L. M. Miller 著

全身發生痲痺，而且熱度大增，不省人事，等把醫生

請來的時候，已經太遲了！醫生的診斷書上寫着：

由於木頭上破傷風菌的作祟，

在美國，每年總有幾千百人因為不注意那種小小

的表皮創傷，結果犧牲了性命，有更多的人犧牲了他

們的手臂、腿或是手指而成了殘廢者！那些病人和他

們的家屬，看到病勢的驟然而劇烈總會大聲的說：

「僅僅是弄破了一些皮膚，血也沒有出，怎麼會弄成這

個樣子呢！」。可是醫生和醫院裏的診斷紀錄告訴我

們：這種小創傷是最危險的，惟因病人忽略了牠，所

以造成的悲劇也最多。這種病開始的時候，十之八九

，終是那些小創傷。

一個中學裏的足球員脚上磨起了泡，後來泡擦破

了，他因為不想妨礙運動起見。胡亂地貼上一方橡皮

膏，繼續踢了幾天球，一切照常。其實那東西並不是

普遜的泡，而是鏈狀球菌發作的結果。幾天之後情形惡化，送到醫院已經不濟事，死了。這情形和美國前總統柯立芝的兒子小柯立芝 (Cyril K. Cochrane) 的不治原因如出一轍，小柯立芝也是鏈狀球菌害死的！

醫生們堅持地勸大家不要疏忽那些小毛病，而事實上我們都不會爲了刺痛了手或是擦破了皮就去找他們。那末，我們應當怎麼辦呢？第一、應當知道病菌傳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有些什麼特效藥可以治，然後小心的加以預防。

有一個七十歲的老人誇言說：有生以來從未病過。某天在砍木的時候，一根木刺戳進了他的腿，他把木刺拔出來後沒有把創口清洗消毒，不久便發炎而脹痛，在送醫院之前便死了！

是什麼原因促使他死亡的呢？是否是那木刺上有毒？或是有細菌？其實並不一定。關於傳染病，我們自己才是真正的敵人；因爲我們的皮膚無論怎樣洗滌乾淨，上面總是有着很多的細菌，說來真可怕，大概每一方吋皮膚上就有幾百萬細菌。當他們停留在表皮外面是不會危害的，但一旦人體的馬奇諾防線——皮膚，裂破之後，不管是裂口或是刮傷，那些細菌便侵入體內，在裏面發育，繁殖，終究破壞我們人體，

摧殘我們，殺害我們！幸而細菌侵入體內後，要經過六個小時才能穩固他的地位。在這段時間內，如果我們能加消毒或清洗，便可消患於無形了。

既然大多數人都是疏忽慣的，爲什麼死傷率不異常的大呢？因爲自然却不忍坐視這種悲劇的發生，給我們一種天然的消毒利器——白血球。細菌突破皮膚，侵入我們的防線時。白血球馬上出動，圍起前線，把細菌包圍起來，不讓牠們活動，慢慢地加以殺滅，肅清，化成膿汁排出來。不過有時敵方力量特別強的時候，那白血球就不一定勝利了。

所以受傷後出血倒是好現象，這表示白血球已經動員了，我們應當立刻到醫院去求治。

最大的悲劇是潛匿在我們認爲無需求治的那種小傷害裏的。一個家庭的主婦不小心把縫衣針刺進了她的手指，一個農夫的脚被一只銹了的鐵釘刺破了，或是一個辦事員的手機被打字刮傷了；他們却因工作匆忙，無暇去抹些碘酒在瘡口上，結果是無謂的犧牲了，或是缺了條腿要靠手杖行走，或是失了條手臂，要用左手工作！

最壞的是扎了又合上的小傷孔。那些銹了的鐵釘子，小孩子玩的鐵皮小手槍，鏽的泥土，舊的磚頭牆

灰，如果刺到皮膚裏去，都可能傳染破傷風菌，使牠們有機會潛伏到人體裏。隔了幾星期之後，受傷的人早已忘了刺傷的這回事，而細菌們却已活動成熟，使病人發生痲痺、麻痺，卒至死亡！

預防傳染病並不是不可能的，只要對幾家工廠的例子就可明白了：工廠裏不論小工或是工程師，如果受了傷，不論受傷的大小，馬上由醫生加以消毒處理，然後再敷上各種藥物。因此那幾家廠裏的受傷者死亡率減低到百分之一。要是普通家庭和學校也能同樣的實施，那末百分之九十的傳染病悲劇便可不致發生了。醫生們都堅持地這樣說，他們的勸告是值得注意的。

我們要重視這種皮膚的小創傷；立刻用肥皂和清水小心洗滌創口，如果搽上消毒劑，那就更好。最有效的消毒劑便是德酒，通常是含有百分之三碘質的溶液應用於輕傷就夠了。

受傷後絕對不要用嘴來吮血，因為嘴上是細菌最多的地方，吮接時當兒便可傳入創口。用針挑別插入皮膚的小木刺時，要注意這針同樣可能傳染細菌，所以事先應當在火上燒過。

凡是刺傷的創口，光用碘酒消毒是不夠的，因為

細菌可能侵入很深，最好是馬上找醫生，牠們絕對不會笑你太多事的。在刺傷後如果感覺痛或是發炎，尤其需要立刻求醫，切不要疏忽。

當然也有許多人刺傷或擦傷後並沒有生病，更沒有死亡，他們却像賭錢似的僥倖戰勝了。但是我們不能把自己的生命當兒戲，遇事總是謹慎的好。

君如愛讀本刊，那麼爲了：

- 一、可以按期讀到本刊（本刊因銷路廣大，市場上恐感不足，惟訂閱可免向隅。）
- 二、可以迅速讀到本刊（本刊因印行份數甚多，裝訂勢須數日，對定戶則儘先寄發，見於市場較晚。）
- 三、可以減輕購買負擔（訂閱除較零買便宜，且不受加價影響。）
- 四、可以減少購買麻煩（讀者既多疏散鄉下，不常進城，訂購實爲一勞永逸辦法。地址縱有遷移，敝社接到通知後即爲改寄。）

請即直接訂閱

預定半年一六〇元，預定平寄郵費免收，掛號或郵費照加

蕭伯納對於戰爭的見解

許君遠譯

墨西哥新聞記者諾伐洛 (Oscar Novare) 訪問 英倫，會訪晤英國名作家蕭伯納，

叩詢關於戰爭及和平的問題。原文經「世界評論」(World Review) 獨家刊載，特為

譯出如左。

(問) 當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它是否完全無用？

(答) 在戰爭造成最後結果以前，沒有人能夠講它是否具有價值。戰爭永遠是浪費，殘忍，毀害，破壞，墮落，而為每一個仁慈的人所憎恨；它常常造成社會的改變，而這種改變是受了可怕的壓力後發生的。一九一四到一八年的大戰結束了四個帝國，如無戰爭它們也許延長到四個世紀以上。流血和破壞是否真有價值，全在這些新興共和國能否使它們人民享受比老帝國更為良好的生活。不過即便他們有了好的享受，我們仍然認為一個合理的改變比暴力的改變更為聰明。

(問) 在戰爭結束的階段，英國或者一切國家會發生一個社會革命嗎？

(答) 不一定。如果統治和有產階級能夠對無產

階級充分讓步，供給他們一個可以接受的買回權權的贖金，那末便不會發生一個大過可以稱為革命的動盪。不過如果不是這樣，馬克斯的階級鬥爭會演成內戰，一如過去西班牙的情形。

(問) 只有共產主義才是人類的唯一出口嗎？

(答) 共產主義有一百個門，它們不一定同時開關。每一個地方我們都可以在路上，橋上，街燈上，自來水上，警察治安上，以及海陸空軍裏面發現共產主義。大可以一點一點地增加，而不須經過一次打擊便使着每一件都共產化。蘇聯的共產主義是一個官方政策；但是今天的私有財產和私人企業甚至較沙皇時代為多。

(問) 威爾斯(H.G. Wells) 先生幾天以前曾經對着另一位墨西哥新聞記者說過，如果人民不能瞭解他

的預言，繼這次戰爭之後會很快地發生另一個戰爭，他的話很正確嗎？

(答)請你去問威爾斯先生本人。他所說的一切都值得足以瞭解他的一般有頭腦的人們一聽。

(問)卑佛里治方案 (Beveridge Plan)，凱因斯 (Keynes)、摩根索 (Morgen thau)，「諸如此類計劃」(Erectors Plan)對於未來的社會會有什麼實際的效果嗎？

(答)卑佛里治方案是一個適度的贖金，是由一位比批評他的人高明五十倍的人所估價，他知道一個聰明政府在現在情形之下應該作什麼，並且能作什麼。資本主義就算十分幸運，如果它能如卑佛里治先生所提出的辦法而廉價拋售。其他方案是附帶發生的並且是技術問題上的：它們不會成為政治上的爭點。

(問)也有一個關於社會改造的「蕭氏方案」嗎？

(答)沒有。社會改造不是一個「獨夫工作」。我只能砌一塊磚：我不能建築一所房子。

(問)文斯泰 (Vansittart) 關於改造德國人民教育的意見是否愚蠢？

(答)請你去問文斯泰爵士。他不是一個傻子；

讀讀他所寫的，不要讀旁人對於他的批評。

(問)日耳曼人那個民族應該消滅了嗎？

(答)也許。也許人類全應該消滅。不過因為他沒有這樣舉措的可能，這問題就不必再談它了。

徵求「讀者文摘」自由訂戶啓事

本社經營之「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

自發行以來，以其有助於中西文化之溝通及時事之報導，頗負社會人士之讚譽。惟每期印數不多，致臨時購買者時有向隅之嘆，本社為謀讀者之便利起見，特訂徵求自由訂戶辦法如下：

一、自由訂戶須一次預付國幣五百元整
二、每期實價由本社斟酌所需成本規定數目由預付款內扣除

三、每期出書儘先郵送並按定價九折優待

四、包裝郵費由定戶負擔均以教育小包付郵

五、按月結算款不足時即通知補匯否則停止寄書

六、不欲繼續定時可隨時通知將餘款退還

七、匯款請書明沙坪壩郵局

時與潮社啓

「波」能成爲速力的極限嗎？

John J. O.'Neill 著
吳 譯

譯自 Science Digest

科學家已經發現「波」的世界中還有極廣大的領域完全沒有經過勘察，這些領域我們將來都需要進入，才能使工程上的每一部門繼續獲得進步。科學家在研究由宇宙光到飛機的一切事物時，都會遭遇到「波」的問題。

培耳電話實驗室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 的戴維生博士 (Dr. C. T. Davidson) 因爲發現電子波而獲得諾貝爾獎金。後來又有人發現電子波的速率比光更快。

(著名物理學家駱治爵士 (Sir Oliver Lodge) 也根據舊日的以太原理，在光波方面得到同樣發現。他發現數學上的證據，以證明光波的存在，其速率等於已知光速速力之二倍。

聲波似乎在電話和無線電方面佔有重要地位，對於飛機的設計和行動方面則似乎沒有什麼重要性，可是飛機工業現已遭遇到一種障礙，惟有在了解聲波

祕密之後才能克服。

飛機和聲波都是在空氣中行動的。聲波每小時的速力是七百四十一哩。飛機除了在俯衝的時候之外，每小時很少超過四百哩的。

一般都認爲聲波的速力是飛機所能到達的速力極限。如果事實確屬如此，現行的飛機速力和聲波速力之間，似乎有一個安全限度。但是據美國陸軍生產局的凱爾賽上校 (Colonel Ben S. Kelsey) 說，實際情形並不如此。

他在陸軍航空隊的官報中發表過好幾篇文章，指出飛機在俯衝（以及間或在水平飛行）時常常會經歷一種情況，使其失却控制，因爲牠們已經碰着光波速力所造成的障礙了。

例如飛機在飛行的時候，翼的頂面和底面所處的情況完全不同，所以底面是平的，頂面則向上彎曲。

在翼下滑過的空氣比較不受擾動，但是靠近一層

必須經過的頂面的空氣，所須經過的路徑卻長得多，而且行動遠力也必須快得多。飛機在俯衝時，每小時速率常達五六百哩，那時飛機的速率以翼底以下的空氣來說，自然在安全限度之內，但是飛機和翼面以上空氣間的相對速度則可能超過聲波每小時七百四十哩的速度。但是這裏又產生了一種新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之下，空氣的行動原理和平常不同，牠不一定能逆飛機上升和平穩，而且常常失去這兩種性質。

一條簡單的光波在空氣中行動時，便解決一項極其複雜的問題。牠選擇了一種極適宜的速度，使能以能力的最經濟消耗達到最大可能的速度。如果聲波在空氣中行動得更快的話，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差不多便聽不見聲音了，因為聲波已以極不經濟的速度用盡了牠的能力，在離開本源不遠的地方便完全消失。這便是飛機工業所遭遇的。在現行的動力可能性之下，飛機到達聲波的速度並不是一件極困難的事，但是如果時速超過七百四十哩，情況即將由聲波轉變到凱爾賽所稱的「震波」方面。

即令在正常的高速度飛行之下，「震波」也將使飛機產生一種脆弱之點——例如不適當的彎曲表面等——並發生一種震動，結果飛機必然因此撕成碎片，或者造成足致殘廢的損壞。

凱爾賽上校並不相信聲波的速度為飛機速度力所能

到達的極限。他指出，一項事實說，槍彈的速度便比聲音快得多，但是他又說，如果飛機的速度要像槍彈一樣快，牠們的結構必須遠較目前飛機的結構堅實，其式樣也將大有差別。牠們的動力也會比目前大得多，因為飛機的速度已經到達一種地步，如果還要增加少量速度，其費用的增加則須超出比例。

凱爾賽上校所說的震波是一種超聲波，以能力的過分消耗達到較高的速率和較大的壓縮性。

聲波的範圍內可能有某種事物，可以和電子波以及速度二倍於普通光波的光波相比。

據特拉華州維爾民敦城赫爾斯電力公司的實驗所長凱恩斯博士 (Dr. Robert W. Chan) 研究結果，速度較高的震波的確存在，其速度比聲波快得多。他曾利用一種新式的高速照相機以一千萬分之一秒的時間紀錄歷時僅一萬分之一秒的爆炸。

凱恩斯博士發現證據，證明某種炸藥可以產生一種爆裂波，速度為每秒二萬五千六百呎，幾乎等於聲波速度 (每秒一〇八八呎) 的廿五倍。

這種爆裂波每小時的速度幾及一萬八千哩，牠和飛機開始發生震波的時速七百四十哩之間，還有極大距離。

可是目前一般人對於震波的研究甚至比其他各種波還少。



秘

密

武

器

譯自 World Review

Dr. E. Wertheime 著
羅 書 肆 譯

自從希特勒在戰爭開始時的演說中，祈禱他決不致必須應用他的秘密武器以後，這個威脅已變為茶餘酒後的笑談了，不過，最近這種威脅又要復萌。在出現後幾天之內便被制服了的磁性水雷，通常認為它是最了不得的新武器。科學家們早已認定有好幾種毒氣出現了，因此任何化學戰或細菌戰沒有不能以預先準備或加強的防禦來抵抗的。我們又從中立國人士方面得到報告，說及希特勒打算用以對付英國的，一種破壞力極強的新武器。而戈培爾在德國國內也放出類似的謠言，希望可以鼓勵民氣。希特勒在九月十日說，「我們在空中也在造成技術上的和有組織的條件，將來不僅可以擊破敵人的恐怖攻勢，而且使我們能有效地報復。」

多年以來，彈道學研究者已夢想到發明一種可有無限的射程，而且可具某種控制方法對準目標的投彈

器。爲了實現這個夢想，他們以全力研究由無線電控制的火箭砲彈。戰前在英國參觀過亨敦 (Hendon) 表演的人們都知道由無線電控制的無駕駛員的飛機，「蜂王」號。無線電控制的原理由此因實驗而確定。「蜂王」的缺點在其複雜的無線電設備，這種設備需要精密的裝置，使之在所需要的控制之下飛行，但常有裝置錯誤的危險。

德國人自從一九二五年左右，便開始實驗以無線電控制的飛機在軍事上的應用。在波羅的海沿岸的比內門德 (Peenemuende)，一大片叢林密佈的山野用作秘密防禦和研究的地點，許多工人和兵士在那裏築成一個完整的研究團體。火箭砲的實驗可能是在此地進行着。八月十七日，英國皇家空軍發動一次最驚人的空襲。皇家空軍在英國人所不知道的，甚至德國人也難知道的地方作一次猛烈的轟炸，這種猛烈轟炸通常只用於漢堡或埃森等有最大的軍事上的重要性的目

標的。十七日德國宣佈德國科學研究所長沙密·爾格利西孫斯基將軍 (General von Chauier-Glismark) 被炸死，可知他是死於這一次空襲中的。十九日柏林宣佈德國空軍的創始人之一，德國空軍參謀長，耶科內克上將 (Colonel-General Tschonnek) 逝世，雖說只在八月七日還宣佈過他曾在希特勒的司令部中參加作戰會議，他的突然死亡據說是由於「病重」。在幾天以前，上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空軍名將，得軍功勳章的勇士，德國空軍中最好的駕駛員，烏台特將軍 (General Udet) 墮機殞命了。

作實驗的專門技術家墮機殞命現在是不足為奇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死恰在皇家空軍大轟炸的時候。從那時候起，戈培爾在「德國公報」(Das Reich) 中說及阻礙德國報復的叛逆罪，叛國者是否就在這些著名的德國軍事科學家之中，或是他們僅僅受叛逆罪的牽累呢？不論答覆如何？比內門德的空襲已遲延了德國的報復計劃是無疑的。

但是德國各地已設計製造以火箭原理為根據的其他有力的武器，而且已在大量生產。邱吉爾最近說及一種滑翔機發射器，在相當的高度發射出來，由火箭一般的火藥所推動，能脫離母機擊中目標。它曾在意

大利海岸外用以攻擊英艦，據說曾擊沉戰鬥艦羅馬號 (Roma)。這種飛機的另一種顯明的變形是裝在無線電控制的魚雷轟炸機上的空中魚雷，能用以攻擊來襲的轟炸機隊。這種有無線電指示地位的新發，明顯用以擊破夜間和白晝來襲的轟炸機隊到所未知的地步。其實，它是有撞角攻擊一般正確的武器，但沒有撞角攻擊通常所不可避免的自殺的危險。

火箭砲的廣大用途已用於援助步兵了，原來用作化學戰部隊的「霧兵」(Nebel-Truppe) 已備有六銖白砲，在意大利的英軍稱之為「哭泣的六姊妹」。它們能由裝載兵士和彈藥的三噸重的汽車迅速地運走。兩個兵士裝砲彈，兩個兵士管理電發信管，「發砲」信號一發出，砲手便跑到他們的掩蔽壕裏去；六顆砲彈尖叫着向空中飛去，拖着一串三百碼長的烟。單獨地說，這些六銖白砲不是準確的武器，但在戰術上用以集中火力攻擊敵人的前進陣地。德國人說他們是六銖白砲的發明者，俄國人說德國人做照俄國人的發明而造的。

這便是軸心國家對於火箭最有效的應用。

我們應儘可能地從錯誤中獲得教訓，以免再蹈覆轍。如果有了錯誤而無法改正，頂好是甘脆忘記了它。

怎樣從錯誤獲益

譯自 Science Digest, Oct. 1948

S. H. Kraines 著
E. S. Theford 譯
黃席翠 譯

你常常焦慮嗎？你是否對於自己和他人不能容忍？

你是否對於你自己的缺點和優點看得太大或太小？

你是不是自尊，把你自己的意見和希望看得太高？

你是不是自卑，太看重了他人的意見？你是不是常常和你的困難或錯誤不相稱的自憐和自責？

你是否能夠任怨？你是否能想法報復他人？你是否對於他人的諂媚過分懷疑？你是否在情緒上受他人的操縱？

你是否缺乏決斷力，覺得難以下決心或堅守着一條行動途徑？你是不是很倔強，不願意改變你的計劃？

你是否容易恨惡，恐懼，抱怨，發怒，合羈，常會勃然大怒？你是不是不是一個願意以身殉道者？你是否神經過敏？這一類問題還可以再提出幾個，但是都不

關。

過是上述各種問題的變體和演繹而成的複合體而已。你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針對着各種事實，自己替自己提出許多問題。你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請他人協助。但是在任何一種情形之下，你都必須在開始之前，認定你真正希望曉得真理。

我們要求他人批評自己時，實際上常是希望他人嘉納或認可。假定你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說，「你覺得我這頂新帽子怎樣？」一個朋友給你一個誠實而不太恭維的答覆時，你會覺得怎樣？

如果你能夠完全不自欺的話，也許不需要他人幫助你應付各種事實；但是問題是你往往不能這樣客觀。你如果要曉得你身體健康的實際情況，你還可以作一次正確的診斷，但是如果你要曉得關於你的個性問題，你却不能保證確可曉得。

你在開始時便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機會試驗你的「

大時

「客觀性」，因為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工作比以安詳的態度，聽人坦白縷述你的過失更困難的了。其中有幾種因素使這項工作成為困難。如果醫生說你有扁桃腺炎，你的情緒並不受損；如果X光照出你斷了一根骨頭，你也不會感覺恥辱。因為上述兩種情形都不牽涉到你的自尊心，自負和榮譽的問題。

我們一方面覺得自己受了環境的支配，但是在另一方面又至少會微微感覺到對於環境，多少應該負一點責任。一個成年人如果聽見人家說他的行動幼稚，特別在真是行動幼稚的時候，他也一定會認為侮辱。大多數的人都寧願被人認為「邪惡」，而不願意被人認為「頑廢簡單」或「愚蠢」。

我們大部份都善於自欺，都習於一種「虛偽的假面子」，如果能夠以不自掩飾的態度來自己檢察自己，那簡直是一種驚人的醒覺。不要跑到你的最好的朋友那裏去說，「我不是不能容忍呢？」

你可以到一個立於客觀地位的朋友那裏去，例如去找一個醫生，精神病學家或你的牧師——總之是能夠瞭解一般人類，尤其能夠瞭解你的人那裏去，請他告訴你關於你的一切，然後再設法去處理。聽醫生道出你的病源不見得是一個愉快的經驗，就好像有一個眼科醫生告訴你說，「你必須戴眼鏡」，也不會使你

高興一樣。可是事後你免除了頭痛和增加了閱讀的便利，却足以補償你一時的不愉快而有餘。

你的重要性比你平日所假定的怎樣？或者，比較重要些，這答案對於來自尊大，盛氣凌人專橫跋扈的人和對於諂媚，畏縮、膽小的人同樣的真確。

你是比較重要些，因為你不獨是你自己的世界的中心，而且你能夠創造你自己和世界。所以首先遇著的便是你的缺點與優點。

當你列舉你的缺點與優點時，必須牢記兩三條真理。沒有一種能力可以叫人成功和愉快。你知道有些人縱然有赫鳩里斯(Hercules)那樣健偉的體力也感覺不合式和不愉快；還有些人雖有非常的能力和成就，仍然是孤寂而不滿意，更有些人雖然財力極其雄厚，但是他們得自生活和賦予生活的快樂幾等於零。

同樣的，絕無一種缺點使人們沒有達到滿足與有意義的生活的可能。身體上的障礙是可以克服的。生命最後的價值——愛，友誼，忠誠，對於生命及其可能性的嚮仰等——並不管你是否擁有物質的東西。最後，你如何利用你所有的能力却重予你的優點多而缺點少。

個人的缺點與優點，如同生命中的其他東西一樣

，也是相對的。你從來沒有這麼不幸，但是別人比你還壞；你從來沒有這麼幸運，但是別人比你還幸運。健康與快樂都是相對的名詞，你的目標是盡量接近每一方面可能達到的完善的境界。

我們的不愉快，大都來自「糊不定與矛盾的願望」。如果一個人老是坐着呆想「吃是很好的一回事。我敢請有些珍餚美味，只要我能夠弄到手，一定很對我的胃口」，他將會餓死。你如果餓的話，趕緊鼓勵你自己去取得食物。你或者只好吃一點家禽肉而得不着上等的腰肉排，但是家禽肉是可以保持體力的食物，可能是很好的。綜之。估量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的整個意義是使你能運用你的能力，彌補你的缺點，然後力謀實現你的願望。

警告你必須當心兩種危險。不要過分着重你的優點或缺點。

自大和自憐都是幼稚和自敗的態度。如果你過分重視自己的「就或能力，且看你自己」在無窮盡的宇宙中究竟佔着怎樣的地位，把你自己看成恆河沙數已死的，生存的和還未出世的人們中的一員。

你究竟真有多麼重要呢？自大的人很少是快樂的。他那自自尊自空想會永遠受着別人失敗的影響而

被戳穿的。切莫忘記從前也有無數高的人，曾經同樣地自大自尊——現在却被人忘記得如同塵土一般。

千萬記住因為自大自尊而與人隔絕的人，喪失了能使他向着更高境界努力的「神聖的不自滿」的人，雖然沒有舉行喪禮，早就是行屍走肉一般。反之，專門注視你的障礙和缺點也同樣不切實際，

有一種奇怪的遁詞往往使許多人感覺如果他們集中注視惡劣的，無情的和困難的一方面較為切合實際。這種遁詞或者是教人們不知不覺地躲避責任的方法，使他們不盡全力以謀補救。

有的時候認為一種形勢毫無希望却是很方便的，因為那樣我們就能避免設法去變更這形勢的責任。如果你愛好自憐，頂好強迫你自己去列舉和默想你所有的每一棧長處與優點。假如你那可悲的心理堅持地說：「是的，但是……」那麼就請你也列舉你的缺點並且作一個相對的分析，換句話說，就是將你的缺點與你的優點，與別人的困難比較一下。

第二個警告是：估量你的優點與缺點是努力的先決條件。「你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切莫自滿。」

如果你很幸運的有許多優點，必須充分利用這些優點，以担負其連帶引起的責任。你如思慮於多缺點

從錯誤中得益

，那麼必須在你能力範圍以內盡量去糾正或彌補這些缺點。

如果我們自諒的能力不夠，不能達到我們所追求的目的，那麼我們已經準備遭遇不可避免的失敗；這種自諒就是容忍的基礎。只有當你能夠不帶感情地應付着事實時，才能踏上養成容忍精神的大道。

最大的障礙是習慣的因素：我們常有不能容忍的習慣，有被別人和自己的限制與錯誤所擾亂的習慣，有明知小題大做而「仍受刺激」的習慣。對他人不能容忍（不能聰明地了了解事實和不帶感情地接受真確的事實）會引起批評，對自己不能容忍往往會引起自責和內疚的心理。

你曾經犯下了錯誤，在此後二十四小時內或將犯更多的錯誤。你會作最大的努力，但是從你看起來，在你沒有努力的時候，其結果也比這壞不了多少。

你已經做了你不應當做的事，你應當做的事反的下來沒有做。那麼，怎樣辦呢？你對於你的限制，失敗和錯誤有什麼感覺呢？

你是否藉口人性脆弱或責難別人而饒恕自己呢？或者走到另一極端為着每一大小的錯誤而拚命地責備自己呢？兩種態度都不切實際，幼稚和有損害的。

你為着那些錯誤而責備自己呢？因為它們影響到你自己和別人的幸福而用絕對或相對的標準去衡量，究竟怎樣重要呢？善乎自責的人很少集中於某一種錯誤，他為着他一切的行為而苛責自己。他靜默的時候本來應該說話，他說話的時候却應該默不言。當他母親活着的時候，他應當能夠多寫點信給她。

他昨天晚上不應當參加那一個爭論。他會見某甲時應當用另外一種方式，這或者又喪失了一位好顧客。好自責的人對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他錯的時候和不錯的時候都責備自己，所有這一切自惹的不愉快對於他自己或別人究竟有什麼益處呢？毫無益處。

有一種成熟的——客觀的和在感情上甚為穩定的態度，也就是對於我們自己的錯誤所應養成的態度和可以助長進步與快樂的態度。我們可以由錯誤中獲得益處。我們好些知識是從嘗試與錯誤中得來的。一種計劃沒有功效，我們就格外試驗一種又一種的計劃，到我們發現了一種好的計劃為止。

我們在普通事理範圍以內似乎比較在牽涉到人的價值時要聰敏些。把開水倒入裝過冰水的玻璃杯子裏的經驗只須一兩次就能使某人學會一個不損壞杯子而把它洗乾淨的技巧，但是需要很多很多痛苦的經

驗才使她知道她所自詡的「坦白」却被別人認爲「虛弄」。

如果某乙必須把他的推草機的鋒刀磨過一兩次或者要把鏽去掉，他就會知道將推草機放在乾處；但是要使他知道他的孩子對於暗示比較對於命令的反應要好些，這却須較長的時間。

人類最洩氣的一件事便是我們無論個人或國家都是很慢地才知道如何從錯誤中獲得益處。我們顯然必須以最艱難的方式去學習每一件事，一再重蹈自己笨拙的覆轍及其痛苦的後果。

我們知道從來沒有一件事最後可用戰爭來解決，戰爭在物質和精神方面是同樣非常浪費的，但是我們又沒有想出其他解決困難的方法。我們知道兒童們必須隨他們自由生活；但是父母一遇見自己的兒女堅持他們的自由時，覺得是遭受侮辱和漠視；兒童們却又感覺不聽從父母多少是犯罪的行爲。

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對於我們的錯誤可以採取兩種成熟的態度，第一種是無論何時何地儘可能地從錯誤中獲得教訓，而避免再蹈覆轍。第二種好，很容易。既然有了錯誤——無論大小——而又無法改正的時候，頂好是甘脆忘記了它。

「忘記」並不是「抑制」，在當時要正視自己的錯誤，然後將它置之腦後。

當年你不會聽從你父親的督促入大學，固然太不對。你如果聽了他的話，也許現在的工作會好些。現在又如何呢？你已經是四十歲了，還有兩個兒子要撫養。你不能夠退回二十年，再作決定。

你責備你自己的短視，愚蠢，任性，以及其他種種錯誤，這也不能改變實際的情形，却徒然使你永遠的不滿與不快。忘記了它，盡力利用你自己當前的機會罷！

如果因爲記住你昨日的錯誤可以使你今天免犯同樣的錯誤，那麼就記住它；如果記住那些錯誤除了使你徒感不快和懊悔以外別無益處，便寧可忘記它。

犯罪感只是加重的自責心，通常只限于某種特別的過失，罪惡或錯誤。在我們天然的慾望與社會所要求的品行之間，有一道很闊的鴻溝，彼此扞格互不相合。

普通小孩子的經驗是在某些言語，行爲或觀念的外邊蓋着一層恐懼，因爲它們常被稱爲「邪惡」，「罪惡」，「骯髒」。「可怕」等等。他通常不是被教導而就範，倒是被懲罰或被恐嚇而就範。

現在並非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就是說其中有些事情是永遠的好，又有些事情是十分的壞；我們都非常的愚蠢，做起事來，很想把它當作這樣的世界。個人慾望的迫切與善惡科律的權力是彼此衝突的，因為衝突，才引起了犯罪感。

有人給他灌入一種觀念覺得某種行為是「錯誤的」或「犯罪的」。通常對於某人指摘得愈急迫，那麼他的注意力便愈釘着這「禁果」。他雖然害怕並且相信他所做的事是錯的，但是他却這樣做了，於是又苦於後悔，感覺自己是「無希望了」「毀了」「萬劫不復了」，或遭受由於他的錯誤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後果的種種痛苦。

至於人類集中於男女兩性問題比集中於其他經驗方面的犯罪感較多不難解釋。對於這個問題比較對於任何問題的禁忌和「閉口不談」為多。同時性的慾望也迫切到需要發洩。

不要寬恕你自己所做錯的事——無論是破壞了道德的科律，少付了雇工的工資，駕車不慎，飲酒過度，或者任何別的事。你如果覺得你是違反了社會的利益，於是至少間接地妨礙你自己的快樂，頂好先了解整個的情形，然後不帶感情地設法去糾正它。

另一方面，切莫希望你自己一做那做不到的事情——切莫因為你對父親比對母親要喜歡些，或者對你某一個孩子比對另一個孩子要喜歡些，所以就嚴責自己；不必覺得事情錯工就完全是你自己不對；不必老惦記着你從前的「罪惡」或錯誤，並且把它作為你現在的困難的解釋。

你饒恕和忘記別人對你做錯了的事，你知道別人對你不客氣的言詞並非存心傷害你，不過藉以發洩發洩他自己緊張的心情；你了解你的醫生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却會竭盡一切力量以挽救你心愛的人的生命，你斷定你的朋友某一種特別的行爲並不是一樁突發的事，却與你和他整個交情的背景有關。

簡單的事，你能容忍別人的過失，也應對你自己實行同樣的容忍！

(完)

新書預告

汪宇平著

東北素描

即將出版，敬希注意

時與潮書店發行

戰時的美國婦女

譯者 羅新福夫人著
The Reader's Digest, Jan. 1944

在這次戰爭里，美國的婦女在許多方面，都很活躍地服務着，她們在火線上和國內，做着艱苦的工作。

美國有一萬二千陸軍護士，現在在國外。看護着美國的傷病戰士，在大不列顛，在太平洋中的許多島嶼，在紐西蘭和澳洲，我看見了這些護士，我對他們懷着最大的崇敬和欽佩。她們完全以士兵的態度從事着一切工作，把苦難完全壓在自己的心里。她們患着懷鄉病，她們經驗着惡劣氣候的艱苦，和戰爭的實際危險，然而她們依然是快樂的。她們的微笑對於她們看護的將士們是奇特的良藥。

我活生生地回憶着我在最近太平洋旅行中所訪問的幾所護士營房。屋頂全是用土席或編織的椶皮造成的，作了老鼠昆蟲搭巢的好地方。在許多區域，氣候非常溼，所以我很懷疑，這些女人們身上穿的衣服是否完全是乾的。有些護士有一個時候在接近戰區的地

方一連住了九個月，在那些地方要想得到熱水浴是簡直不可能的，再加上空襲的危險，這艱苦的試驗很嚴格的了。然而我從來沒聽見一個護士抱怨過。

在國內，許多婦女卻作了平民醫院中的護士。因為有這麼多美國的正規護士在地球上許多遙遠的角落工作，這些婦女們就肩負起一個重重的担子：她們是作戰力量的一部份，正如同她們實際在前線上一樣。她們的精神可以用我不久前在火車上碰到的一個十八歲的學生護士來證明。她看起來非常年青，所以我就奇怪她是否認識到她所正要開始的，是一種多麼堅苦的工作。她向我說明她十分瞭解這工作，一定會是很困難的；但是她決定要有一種職業，她要在她的社會裏做一個有用的人。

此外有許多婦女在美國的軍隊裏工作。指揮官們都感覺到許多情形上，她們比服軍役的男人們更有效地完成了她們的義務。

羅新福夫人著
錢新哲譯
東亞書局

到現在為止，只有婦女補助隊容許在額外工作。我認爲這是很可笑的，在美國其他婦女們軍事服務活動上的限制並不是因爲國會，或軍事當局感覺到婦女們不能做這種工作。而是由於一種錯誤的俠義，堅持着婦女應該保護着不受戰爭的危險和艱苦，甚至違背了她們自己的願望。有些婦女就接受了這種觀點，但是我相信，美國大多數的婦女都寧肯更充分的分担着男人們的經驗。

我想這樣庇護婦女是一種近視的政策，因爲戰後一個大困難就是調整被長久分開的男女們。那種調整會更容易，如果兩方都經驗了一種相似的訓練，而且對人生都獲得了相似的態度。

除開那些已經穿上了戎裝的婦女，美國還有兩百多萬婦女已經參加了戰時工業；其中有一百九十萬在做着經常的工廠工作。許多這些女工們都感覺到她們沒有被允許使她們盡力生產。我想她們的不滿可以補救，如果在全國各戰時工業裏普遍設立了勞動管理委員會，她們的意見和憂怨才會得到注意。

有些已婚的女工們，因爲我們沒有考慮到她們個人的問題，所以不能盡她們最大的努力。她們的家庭必需繼續維持，她們的子女必需照顧。畫出這些所

現在困難是在設立着，但是這些霍克所遺沒適當地點常組織起來。有時候，這類托兒所設立的位置對母親們並不方便——我聽說有一個托兒所距公共汽車站有五排房子那麼遠，那就是說一個女人每天要走二十排房子那麼遠的路。對於一個疲勞的女人抱着小孩，走這些路是很遠的。

工作的母親們也有一個困難的購物問題，有兩種可以實行的解決辦法。一種辦法是在每一排住宅里組織一個購物部，這樣一個女人可以把一天所要用的購物單交託一個人，到黃昏就可以在自己家的附近檢收包裹。另一種辦法是在每一住宅的隣近專設立一些商店，將主要的食品保留起來，等女人下班回來再買。如果我們採取英國的飯館辦法，家庭的購買食物和烹調就會更減輕了許多困難。在英國市政府和糧食部共同設立飯館，以合理的價格供給每天一人三餐，根本沒有計口授糧的問題了。

這些事情一定需要精密的社會組織。然而當美國已經細心地組織了公民防護部門的時候——這部門中，有許多可以永遠不需要的——美國迫切需要的事情反倒往往完全被忽視了。

有數萬婦女她們並沒做什麼不平常的工作，只是

靜而有效地管理家務，可是她們對戰爭努力的貢獻遠過於她們自己認識到的。美國的婦女們用微笑迎接著戰爭，盡力奉行接口授權和他種節儉，給她們在海外的男人寫信，叮囑她們一定要功地貫徹始終，我們對於這一個堅苦時代正在做着偉大的貢獻。如果除開她們在國內的這些工作，婦女們還在任何義勇組織中服務，我們就應該向她們脫帽致敬。

無疑地也有些婦女們在今天還過着她們一向所慣過的生活；但是我想她們一定覺得找伴侶很困難，美國極大多數婦女的生活已經改變了。她們的思想和精神全與正在北非，意大利，西南太平洋和世界上其他許多的地方所發生的事件關聯着。她們只有在感覺到她們對加速結束戰爭，和在將來世界上給她們的丈夫以更好的機會有所貢獻的時候，她們才會滿意。

時與潮半月刊內容是：

報導全球戰局的演變

闡明國際形勢的推移

描寫各次戰役的實況

介紹世界舞台的人物

約翰·根瑟三大傑作之一

拉丁美洲內幕 戴爾卿譯

上下冊出版 每冊定價六十元

欲了解

- 一、近日南美情況之變化
 - 二、拉丁美洲國家與美國之關係
 - 三、軸心國家在中南美之陰謀
 - 四、拉丁美洲二十個國家之真象
- 不可不讀此書

時與潮社發行

華盛頓的女人

李慕白

在戰前，華盛頓的女人幾乎是一種「尤物」(Gigolo)，這個名詞，已成了在華盛頓住久了的男人們對於女人的一種代名詞。爲了華盛頓是美國的首都，她是世界一座表面極靜極幽雅的城市，其實是有着多少奇妙複雜的事端正蘊藏在她那看不見的內臟的。據說美國的女人們是不喜歡住在華盛頓的，她們寧可住在卡勒斯頓(Charleston)或理琪蒙(Richmond)，而不願意在達官貴人和政治家外交家雲集的華盛頓逗留。所以，戰前的華盛頓，在街上的女人，自然是要比男人少多了，所關華盛頓的莊嚴，不像芝加哥那般的繁華，紐約城那般的噪雜，恐怕這也是其中緣因之一罷。

在戰後，特別是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後的時候，華盛頓已然變了。戰爭的種子雖然沒有播到美國本土，但戰爭的氣氛却籠罩着整個的美國，特別是華盛頓，一切都已進入了戰時的狀態。我們都知道美國人的

坦白活潑，他們對於任何事件都是這樣，何況他們對於珍珠港事件的憤怒與憎恨，在美國人的心裏，這的確是他們對於參戰感覺到興奮的一劑強心針，一個絕大的刺激。記得當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雖然美國政府還用盡了方法把那事件隱瞞着，然而瞞不過那些靈敏活潑的美國人民，他們無論是男是女，都結隊在議院的門口詢問事件的實在情形，有的手裏還揮着大幅的旗子，上面寫着那容易被警察禁止的大字，他們叫着，跳着，這當然是爲了一種正義感而激起的舉動。他們從前祇知道德國是美國的敵人，但後來他們的心裏也在恨着日本了——美國人民的心裏至少是這樣的。

那麼，華盛頓是愈加接近戰爭了。於是在中國「軍事第一」的口號也在華盛頓盛行。華盛頓大學的學生從前歡喜說「女士第一」(Lady First)，現在則改說「軍事第一」(Military First)，這雖然是他們的

打趣話，可是我們知道美國人的心理已經改了。

於是，華盛頓的女人也就跟着「女士第一」這句話的改變而多了起來。這是甚麼緣因呢？因為美國的男子都被徵入役，女的代替了男的；男的少了，女的自然多了。在咖啡店中，都是些穿着各種漂亮制服的女侍，在百貨公司裏，那些站在玻璃櫃裏笑容可掬的妙齡女郎，那在街上走着的或開着汽車的穿了灰色制服的「戰時婦女工作輔導隊」的女隊員，都是戰後華盛頓的新穎的產物。

從前華盛頓大學的女生佔着極少數，現在則佔着極多數，從前華盛頓各工廠的工人很少見到女的，現在則極爲普遍。因此，「尤物」這個名詞已經漸漸地被人遺忘了，而在人羣中，則常常可以聽到「男外女裏」(Men out, lady in)這句近乎開玩笑的雙關俚語。僅從一方面來解釋這句話的意思，那就是說，男人都出外打仗去了，而女人則回到社會上做着工作。美國政府對於戰時人力的統制，已收到了極大的效果，他們在各地遍設了訓練婦女的機關，這些機關絕不空泛，她們都分門別類的認真爲國家趕造人材，就如同工廠裏趕造機器一樣；在一種科學的管理與訓練的緊張工作中，總是一批一批的婦女經過訓練出來，擔任那最基本的戰時生產工作，如兵器之製造，機械之裝修，水電之修接，車輛之駕駛，兒童之撫育等等，現在華盛頓的女人都在分工合作這許多事情。

爲了戰事的原故，在華盛頓的國家製造化妝品的工廠也由政府徵調作爲國用，改造軍用物品，這不僅是華盛頓如此，美國的任何地方也都是如此。所以在市面上很少見到出售化妝品的地方，即使有價錢也很昂貴。有一位平時最愛化妝裝的美國太太，我見她連口紅也不塗了，就問她是什麼緣故，她笑着說道：「現在的化妝品太貴了，並且我很少在華盛頓看見人家塗口紅的，我爲什麼不可以呢？」這是事實，現在在華盛頓的確很難得看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了。

在華盛頓還流行着一種時髦，那就是誰能發明一種最省衣料和手工並且穿起來又最漂亮的衣服，誰就是最美最聰明的人，因此女人衣服式樣的變化，已成了現時華盛頓的女人最注意和最熱心的事了，我們可以在街上看見各式各樣的一戰時服裝，倘若你能注意觀察一下的話，那是很少看見（幾乎是不可能）在她們衣服上摺了那麼多邊的。女人們手上的手套也不見了，除非是冬天她們才戴上一雙皮製的手套，至於那些絲的，紗的或羅的已經成爲奢侈品了。

華盛頓的女人日漸加多了，她們也日漸進步了。離婚案件也漸漸減少，反之，因為她們已經非「尤物」的緣故，男人們對她們的求愛已經散了「積極困難」的事，這對於戰時的美國，不能不算是「一種幸運」。

過度劇烈的運動往往使身體受重大的損害，
以休養的方法保存精力才是養生長壽之道。

過度運動無益論

譯自 Reader's Digest

一個五十五歲的老銀行家到我這裏說他的步履日漸遲緩下來了。他希望擊囊，打拳，摔跤能夠使他返老還童。我告訴他最好請醫生檢查一下體格，然後我才能勸他實行哪一種運動。我發現了他是怕檢查體格的。他失眠，當他就寢時候，他的心房跳動得非常利害，在他的心房跳動的聲音下，全家竟能入睡，他真認為奇怪。醫生發現他患神經病，便給他開一張處方

鹽，每天沐浴一次，按摩一次，再作些柔緩運動，後來這人的毛病就由這個醫方給治愈了。

一個曾在大學裏作過運動員的青年，希望藉藉手球的遊戲而恢復他的健康。醫生檢查體格發現他有心臟病，這病是起於過去的勞動過度。我們的判斷，「不運動」也許還能夠給他增加幾年壽命。

自然，一個發達的青年是要尋求顯赫聲力的，藉

以向他的伴侶或女友矜誇。在他這樣年齡的當兒，努力運動倒是可以發洩過剩的精力。但是就在這崇拜體力心理發展成熟的中間埋藏下不良的因子，造成了難以計算的傷害。因為過度劇烈的運動，人們往往給他們將來的體格造成不可救治的創傷。

甚至那些舊式的私人體育場所和健身組織等，也往往有的犯這種過度劇烈的毛病。這些肌肉製造所都是一些體育界退休的鉅子所經營的，他們有魔力，有號召力，所以顧客盈門。這些體育界鉅子專門注意到劇烈的運動，往往不十分詳細檢查體格，不知顧客的身體內部組織究竟能擔當若干外面的壓力。爲了顏面的關係，年齡稍過的人還能支持些時日，直到他行將倒地爲止——運動後的淋雨浴，酒精燻擦，以及照例的按摩等，都不足補償他已失的主要精力。

Harold I. Reilly 著
何之譯

華國遠種蒸氣未國的肌肉衰弱，所以被減少了。特帶像替時各城市裏面的很多土耳其浴室的基礎不牢固。一種。在這種浴室裏，總是先受到熱氣的蒸燻，然後再用冷水浴，使令恢復常態溫度。然後再接受一個身材高大的侍者的揉擦，磨擦，掌擊等，浴者便自欺而認為他真正得到按摩的功効了。我們稱它為「音樂式的醫治」，因為它只是好聽而已，並無實効。無論浴者有什麼樣的清爽感覺，那都是欺瞞的。他已經支出精力，是不容易再恢復的。

近代的醫療反不甚注意肌肉等。患者走出運動場時候，他的精力應比他走進來的時候要更充備一些，這是我們很覺有趣的，這是我們所注意的。一個受過訓練的按摩家能夠供給不費力的運動，使運動的人不必緊張心房或其他器官，所以按摩家也是有很大價值的。偏巧美國按摩家的技術並不比瑞典或其他國家的按摩家為低。自然也應用一切儀器。我能將一個人平放在一個有桌墊的桌子上面，並用電動儀器使他任一肢體或肌肉發出所要求的活動。有時用些小沙囊，這是為了增加對於活動的抵抗力，並可給與運動的實効。臥在桌上的患者僅只覺得他的肌肉有神氣的，不自覺的感覺而已。在醫生的指導之下，這種醫療是對於

風濕症和輕微麻痺症很有裨益的。熱水沖身也很有益，因為它可以幫助鬆弛僵硬的關節和肌肉。

在許多病情中，沐浴是有用的。如果心臟有毛病，可將水的溫度和壓力仔細調整把二氧化碳氣放進水裏，這樣可以減低或提高血壓，刺激皮膚表面的血液循環，絲毫不使心房緊張吃力。

一極端的疲勞再加血壓過高的毛病可用氧浴醫療。這種浴也是神經系統的強力鎮定劑。促進血液循環，也使肌肉鬆弛。血液越趨集中在肌肉裏面，所以血壓低減了。

神經衰弱和感情容易緊張的毛病，可用水沖的撞擊醫療，很有効。冷和熱的水流沖擊身體的有肌肉部份。水流的冷熱變化，以及沖擊下肢，則腦裏血液便流向外部。需要任何部份的血液流暢都可辦到，則神經可免於充血了。

我應用太陽燈每天照例曝曬身體的一小部份。太陽燈的紫外線供給身體維他命D，尤其在無法利用太陽的幾月份裏。

我發現多數人的辦事效率都不到百分之二十五。他們認為於身體有益的運動，往往是不自知的耗費精力。試看下一位真正的辦公人員：他在早晨六點三

十分的時候，匆忙地二次洗滌浴，披上衣服，掛下單點。然後他疲憊似的奔到車站，便風馳電掣的被拖到城裏去了。

當他到達辦公室的時分，已經是不須要閉牙關而微喘到全餐欲飯因甚都發脹起來。他已經用去了許多精力，而腦筋也覺得許多。緊忙的趕辦積壓的工作，午餐又必須的促了。他的早餐師來吃飽，午餐又勞動多。下午他盡力拚搏，延遲視度又連串的吸着紙煙。這煙的味，雖然與平常人吸的煙味不同，但吸過幾口，他仍覺得不得休息。他的太太又和他人約好宴會，這是一頓正牌會了。所以可憐的他必須脫下衣服洗浴，再穿上一套禮服。他吸下二杯「鷓鴣酒」作赴會前的興奮準備。宴會上他又吃多了些。晚間他蹣跚到床邊就寢的時候，他又吃煙吸煙企圖喚起疲憊的腦筋。到了星期六星期日，又玩了幾場高爾夫球，也許飲酒吃煙更利害些，就衰更晚些。

這個人認為他是在鍛鍊身體，因為他保持定期的運動。實際，相反的他却糟塌了他的體格。如果將一部汽車勉強開上陡峻的山巒，那末你也將這部汽車糟塌了。如果操勞過度，同樣的也會將身體的構造糟塌的。

要記得心靈是身體的主宰。要首先注意心靈。辦公人員所花費的幾小時光陰是爲了增加體力，然而若

是將幾小時花費在保養身心上，這計所得的裨益會更大一些。你應留意世界上的病人要比醫藥所醫愈的爲多。

我們需要健康的身體供給我們精力。用保養的辦法來保存精力，才是養生長壽之道。我們運動不要過多，只若有足以保持各部器官正常的作用，有足以使我們每夜熟睡六至八小時的睡眠的運動，就算夠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當你感覺不舒服的時候，要速免會見有限度的朋友。我能夠用一種焦急態度問候一個人的體格，將他給開得臥病在床。最好的辦法就是忘記昨天，不管明天，只有過今天這現實的生活。因爲沒有比憂鬱所製造的毒藥再利害的了。

因爲在假日，都是過的過度緊張的生活，所以假日是考慮多益處少的。要想過真正的假日，那末告訴你的朋友說你外出了，割斷電話線，在家休息。

多數人的困難，就是缺乏意志力，不能戒絕過度的放縱。要實行適度的生活。一個真正作事有效率的人，他有勇氣，有性，所以與他體魄心智似乎相等的人都不及他的成就。這種性格也是可以由逐漸發展而得到的。你可以設法訓練自己如何避免你認爲有害的事情。恰如你在求達某項目標時候的茹苦含辛和克服恐懼一般，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手段求得正常生活的習慣。

科學與神 本文合新象



夜間視力的測驗

關於夜間視力的測驗，因欲對於科學界

Air Force, September, 1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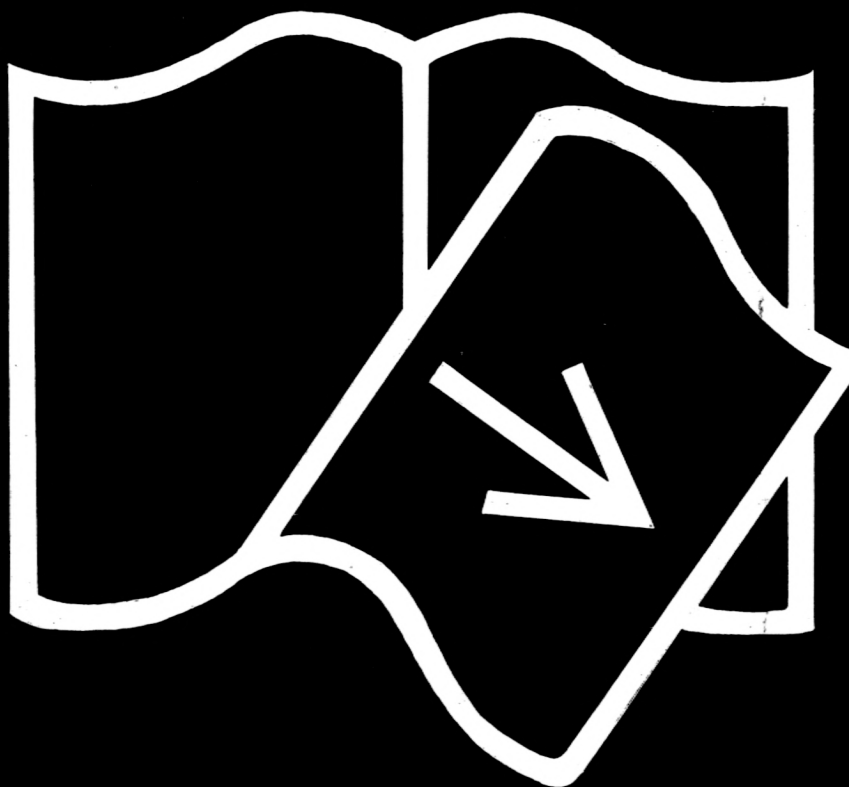
在戰爭初期，就發現飛行人員夜間視力測驗成績最差的，常帶了極壞的夜間視力到他們底基地。這發現立即被視力特性的廣泛研究。……

以這便是科學家如何解釋這現象……

而辨別物。……

錯狀神經位於網膜中央，使能在白天或人工照明下看見物體。……

美國萊脫機航空學實驗所的陸軍科學人員，於



缺P47-156

以潛艇的艙口打開了，它的內部並不是一個悶熱的地方。而船艙裏面卻像一個巨大的冰窖，溫度在零下十八度左右。大

概說以兩部引擎車來引水。

有些潛艇只能靠着它的電機以每小時八海里的速度行駛四小時，而在水下的速度往往是愈小愈好。以免過快地消耗它的電容量。當電用完的時候，它必須馬上浮起來，機艙人員把電動機接上發電機又連到一部柴油機上，再行充電。這就是爲甚麼一隻潛艇被人追擊的時候老是沉在水底「潛伏」的原因，這不僅是爲了預防由電機的聲音被敵人的聽音器發覺它的方位，並且要節省電力，以備有時急需高速去逃出敵人的圍攻。

潛艇可以停在水中一百十天之久。有一次，我們一隻潛艇忽然被派出去担任一種長期巡邏工作，爲了某種特殊原因，幾星期，它的行動都是靠近北極海的。在那裏，它多半是生活在巨浪與苦寒之中。

入口「能幹」的水手。

我們常常講一個水手很能幹，可是，一個潛艇的

水手必須兩倍的靈敏去處理那些意料不到的工作；當修理的時候，幾秒鐘的差別可以影響整個艇的得失，操縱人員的水下修理工作，你一定要以爲勢必有一

個健全的船塢才能成功。在潛艇裏，有很多人都想像潛艇生活會使神經很緊張。我們的海員們似乎沒有發覺這一點。也許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在航程的間歇，他們在母艦上的全部時間之中，醫生都是用一種很冷靜的眼光去察看他們是否有神經緊張的象徵。

一個大睡家

也許，有一個千真萬確的故事，足以證明他們最能抗拒任何事件。這是一個我最歡喜談的故事。故事發生在一隻「凱旋」號潛艇上。在它一次北海的航行中，遇見了一隻脫了籠，漂浮着的德國水雷。那隻水雷被一個大浪推向前來，剛剛落在船首甲板上，水雷爆炸了，大部爆炸的力量是向上的，艇首被炸去了十八呎，可是艇並沒有沉。當大副匆忙地巡視全艇時，看看有沒有甚麼損失的時候，他發現一個水手正在酣睡，他的床正在被炸去部分的前面。他全然沒有聽到那些聲音，並且他很奇怪爲甚麼大副要來叫醒他。我知道一定有許多人不相信這個故事，可是這是一個正式的報告，而我還被允許看過那張報告的。

京大

水

女

女

福祿特爾與斐德利克大帝

吳本中

日內瓦湖西南形成尖角，其尖端羅納河(Rhone)入口之處，就是日內瓦城。自日內瓦城西北走不數里，直入法境，居高臨湖，有一小鎮。穿正街而過，右手一鐵鑄黑漆巨門，門前廣場有大理石像一，像為一目光炯炯，形態清癯，寬衣靜坐之老者。門內松柏蒼翠，綠茵盡處，白樓一所；景緻清雅，大有世外人間之概。

石像何人？赫赫聞名之大文豪福祿特爾也！

白樓何地？乃福祿特爾之私產，昔日以文章叱咤歐洲，傲視帝王之大本營也！

此鄉鎮名范爾內——福祿特爾(Erney-Valdrie)。現乃法國愛恩州(Ain)之丁鄉鎮首邑(法文所謂 *Chef-lieu de Canton*)。居民僅一千三百人。昔時法瑞二國之交界，文豪福祿特爾自一七五八年至一七七八年隱居其地以避法王之拘捕，原名范爾內，今則贊以福祿特爾，用垂不朽矣。

福祿特爾與孟德斯鳩及盧梭同為十八世紀法之大思想家(聖今其思想尙支配世界)。此三大金剛中，

福祿特爾晚年尤能掌握歐洲思想界，當時有素王之稱(La Roi Voltaire)。他生於一六九四年，本名 *Mont*，乃一巴黎書吏之子。少年即豪放不羈。二十三歲時(一七一七年)發表一篇譏笑攝政王的文章，被拘入 Bastille 王家牢獄，囚禁十一月之久。出獄以後，個性不改，甫經八年，又被禁錮六個月。當時權要貴族乃天之驕子，豈不可正視！福祿特爾「滿不在乎」，討惱了一位闊人，竟被棍打一頓。一個老百姓挨打，本不算一回事，可是，福祿特爾却膽敢要求正義的補償：用武器決鬥！這樣一來，觸犯了有勢力人的忌諱，所以又入囹圄之中。這次出獄不能在法國住下去了，被迫渡海遠謫英吉利。留英四載後返國，其思想益趨向自由主義。乃發表「哲理信件」(Lettres philosophiques) 猛攻當代政府之專制與教會之把持。此書問世，因其有顛覆當政之嫌疑，王家議會判決：把他當衆焚死！福祿特爾不願這樣犧牲，聞風遠避，法政府亦無可如何。

這是大文豪福祿特爾少年時，有聲有色的奮鬥史

，此種「大無畏精神」，是我新中國少年所應取法的

說起來非常奇怪：福祿特爾一下生就是卒死不活的樣子，後來一生常與病魔爲伍，可是他竟享高年長壽，一直活到八十三歲。

單談他與疾病奮鬥的故事，法國人已寫了一本書，我們於此不必述說這病夫的福祿特爾，却應當看看他轟轟烈烈的事蹟。他雖然反對專制及社會間的一切不平，然也並不絕對討厭開明有爲的帝王。所以福祿特爾曾爲法王路易十五的史官，亦曾作普魯士王斐特利克第二之侍從大臣。不過，這位老先生脾氣特別大，從不能同任何一位帝王交到底。算起來最要好的還是斐特利克第二，就是歷史所稱的斐特利克大帝。斐特利克大帝在位四十六年（一七四〇——一七八六），乃普魯士創業開國之君主。武功文業，炳耀寰宇，使區區一小王國而爲歐洲列強之一，這全是斐特利克的功勞。他的少年生活非常痛苦，因爲他的個性完全與其父斐特利克——威廉第一不同，被君父疑爲不足以興家立業，虐待頗烈。有時且恨之入骨，於大庭廣衆中拳擊之不足，揮杖而痛打！甚至令其匍匐地下，親吻父足！蓋其父斐特利克——威廉第一爲一勤

儉苦幹之君，粗暴吝嗇，惟知練兵，終日盡心盡力，思「多積蓄一文錢」。斐特利克大帝爲太子時拜法儒

Pufan de Faudun（法國名將 Turcotte 祕書之子）

爲師，故精通法文，酷嗜讀法國書籍，暗中吟詩論道，其樂洋洋。此類作風大爲父王所惡，罵他是「小公子」，「破紙」，「鄙夫」，帶了一隻「可掌類的腦袋」，學這許多什麼科學，哲理，文藝等等，毫無用處，是「風」而已！不能像乃父之重實用，打獵，吃煙，喝酒，愛兵愛財；學他們法國那許多微妙輕薄東西，真不是傳普魯士王朝衣鉢的好子弟！

斐特利克大帝在十八歲時，因爲受不了父王的這種待遇，設計謀逃，情願渡海至英國爲流亡之民，亦不欲再作普魯士皇太子了！一七三〇年同至友卡特（Carter）少尉謀越境遠颺，未果被獲。父王咆哮大怒，令以逃兵罪論，由軍事法庭審判！法庭躊躇，總不敢斷，自稱無權干涉如此嚴重案件。父王乃親自判決：將太子開除軍籍，禁錮於可怕之 *St. Germain* 堡壘中。其密友卡特則須於太子眼前斷頭正法！

經此一番兇惡事變，斐特利克心性意志，益較堅強。後父王漸許其出牢獄，然仍禁錮城中，令其管理租產，養鷄飼鴨，賬目瑣事均須親操。後還軍籍後，

帶一營兵，該兵普爾得堡 (Purday) 一小城，仍與
形勢瑣事。其父告以即「關於一個小兵的鞋，也須要
知道它如何製造成的，在打仗時能穿用多少時」。

四戰後，彼已二十三歲，父乃還其自由，許其

居 'L'Herminette' 行宮。至此，斐特利克乃又得從事於

其酷嗜之物：法國文學與哲理。孜孜終日，養成一種
好學深思，講學論道習慣。一七四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登極而面為君後，無論政務如何忙迫，即於極艱難之
大戰中，也要每日覓得一兩小時用以默讀文學者。

朗誦其最愛之法大文學家高乃伊 (Corneille) 及拉辛
(Racine) 劇詞。其法文根基亦日見深固，寫詩歌及

作樂曲。按時與福祿特爾通信：甚至於普魯士政府公
文要旨，詔書亦用法文。

思想上，斐特利克真可稱為福祿特爾之高足，然
若論實務幹才，斐特利克仍完全為魯索倫王朝之

子孫。夏季晨，三時即起牀；冬季四時，親手拆閱函
件，四位秘書忙迫於側，總攬萬機，事必親斷。即位

三週後，在其給福祿特爾信，有言：「我已開始增加
軍力，現已克新軍十六營，騎兵六隊，禁衛軍一隊，

又創設一新兵官學校」。五月後，斐特利克大帝與奧
大利皇帝羅士第六駕崩，繼嗣問題即將發生，正可乘

機登登歐洲國際舞台。一七四〇年末終，斐特利克已
親為總司令，率普魯士軍衝入西雷西亞 (Silesia)。

福祿特爾曾備受斐特利克大帝寵過，優禮有加。

遊柏林者必當至其郊外一寬大帝所建之法國式行宮「
桑樹園」，桑樹戲者乃法國原名 'Soleil' 之譯為

國語正音，其義言無憂，無慮，心地怡然，毫無掛念
於中也。故顧名思義，應譯為「無憂宮」。此宮可稱

柏林郊外最名勝之地，猶巴黎城外之凡爾賽行宮，其
規模大小雖不同，然亦可彼此媲美。至今數百年其

名未改，仍留法文原名！筆者於一九三六年六月潛心
默識，獨遊其地，在福祿特爾書齋中，徘徊憑吊，

感而不忍去者久之。蓋備受斐特利克大帝的陰德的大
文豪曾居此宮。其書室中藏書完全為法文書籍。夫文

豪真蹟，保存玻璃箱內可觸躬細賞。環顧桌椅器具佈
置如昔，洗鬚猛烈，儼若可呼之敬出者！

福祿特爾既體弱多病，胃尤不健，斐特利克大帝
時時掛念，常常問候，並常使王家有名御醫設法治療。

一七三六年福祿特爾與大帝相交尚不久，斐特利克
即不時電爾存問，唯恐發生意外，請其為人稱幸福而

善自珍維。福祿特爾回言曰：「陛下過於仁慈，皇上
親詢御醫，思賜仙品，勝於世間一切藥方矣。」

斐特

我克大帝一日遣御使送匈牙利名酒，信末附言：「朕有匈牙利酒一罇，或告其香精可使吾友健康。」福祿特爾平日雖飲酒極少，然對大帝之盛意，自非常感謝，乃覆謝曰：「自從陛下為愛斯居拉坡（註二）
Bokrogo. 古希臘神話中醫師）忝蒙庇護馳驅，臣姑敢信任醫生。」

斐特利克大帝愛重福祿特爾可謂無微不至，請如此類不勝枚舉。福祿特爾稱一發熱；大帝立即遣御使以其所收藏之最佳奎寧相送。福祿特爾愛吃那整菜，大帝勅御廚須立即奉上。不幸，這位老先生無口頭福，皇上的山珍海錯，他的口胃不能享受。「能消化嗎？」他自喊曰，「這纔是大問題呢！當我肚子痛的時候，我教天下所有的主都滾出去。我放棄了這種神聖的晚餐。我就覺得好一點了。」所以他的皇帝學生並不敢勉強他，給他「完全自由」，「便宜行事」。自己在家吃或不吃，隨他便吧！

但我們不要以為像福祿特爾那樣的身為病夫，「馬馬虎虎」混下去就可成千古不朽之業了。福祿特爾雖然有病，他的工作能力，真是驚人，他有病而能奮鬥不懈所以成爲偉人，他差不多每日工作十八小時還二十小時。他僅睡眠四五小時，而且夜間常一牀數次

，每次有一點意思，他必定起來寫在紙上。

他若作一戲劇，「他就要狂熱起來」。他的腦筋如有鬼作祟，輾轉思慮，無時或已。誠如他自己所說：「我有鬼在我的身裏；也真得有鬼，方可作詩。」他對於什麼，都未過分。酒，色，財，氣都未見得他着迷。惟有工作使他過分，使他着迷。他對於工作，性極猛烈，不能稍候，稍遲，想起來，就是胸有成竹，就要立刻做完。他能同時想好幾種作品，而此作品完成，被作品開始的中間又可發表數種創作。

無論社交如何忙，疾病的如何苦惱產業如何糾纏，行旅如何騷動，宮室如何淫逸，均不足使福祿特爾稍停或稍緩其文學工作！故其作品之多，無與比倫，自孟德斯鳩於一七五五年歿後，福祿特爾在歐洲被公認爲哲學派之首領。其晚年統御歐洲思想界有二十年之久，其敵抗專制及反對社會不平等事件之精神與毅力，更足爲吾人取法；如有名之 *Chateaubriand* 及 *Talley-Périgord* 訟案均賴大文豪之不權強權，不畏勞力而獲公理之申張。前者因其教門不同，遂被屈認爲有殺子之罪。後者苦守印度 *Pondichery* 五月之久，無援而歸（一七八一年）回國賜死。皆當時政府之不公平措置。福祿特爾不欲正義公理混濁，終使之水落石出也。一七七八年福祿特爾回巴黎時，舉國歡迎若狂，大文豪告其同胞曰：「法國人！你們教我歡喜死了！」果然，於是年仙逝，享壽八十三歲。

當火山開口的時候

Willy Ley 著
江樹德譯

譯自 The Globe Digest Vol. No. 4.

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日，一個突然的報告說克萊開脫亞島上有火山活動。沒有人爲這個消息驚奇，因爲這遙達海峽三小島之一的克島，隔離大陸很遠，而且上面也沒有居民。

一八八三年八月廿六日，那個靜默中的山開口了。一片巨大的爆炸聲。

下午兩點鐘，距克島七十六里以外一隻船上的水手，看到一個烟柱垂直地升到空中。他們測量高度，發現它是十七哩。

下午三點鐘，爆炸的轟轟之聲在發源地一百五十哩外可以聽見了。下午五點鐘，幾個爪哇島上認爲這是一個「從來未有的巨響」。一隻英國船正在克島南方僅僅十哩以外，天氣的暗黑使他們收了帆，一陣像暴雨似的又大又熱的浮石落了下來。

兩個鐘點以後，煙柱被它自己所造成的電光照耀出一株燦爛的杉樹。另一隻向着下一港口行駛的船，

很小心地放下一個鉛錘去探測，發現海底並沒有變更；鉛錘拉上來以後，使得使那個發驚的水手不敢用手去摸它。

爆炸很強烈地延續了一夜，使得整個巴達維亞島上的人不穩安眠。人不能決定究竟是三個火山中的那一個造成最初的爆炸。然而最大的破裂還是歸之於拉開塔大山。

八月廿六日的夜裏，當巴達維亞，波丹早，與另外五十餘城的人被爆炸震得不能安睡的時候，那個大的爆裂還仍然像剛才開始；禮拜一的早晨，又有四聲爆炸，它們的難以想像的高度甚至達到使人不敢置信的大聲。第三次大的爆炸把島炸成碎片，並且震動了全世界。

有人估計，假如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四年中所用的砲彈及爆炸品放在同時爆炸，它的威力，剛及這一次火山爆發的一半，這個推斷自然不完全可靠，不過給

人一種爆炸方的印象而已。

巨響在瓜哇，蘇門答臘及婆羅洲上使人震耳欲聾。在帝汶島上的人也想到一定有着若干船隻在港外遇難。雖然克島遺蹟在一千三百五十一哩之外。

澳洲西部維多利亞平原上的人非常驚奇，他們以為聽到的的是砲火，可是誰也不知道有任何軍隊在附近駐紮。二千零二十三哩之外，澳洲戴賴海面上的人民，被一陣像是山崩石裂的聲音驚醒了。

爆炸造成了五十呎高的巨浪。浪淹過了斐來汀與長島，捲過西北西島，並且衝擊着爪哇與蘇門答臘的海岸，沖去了一百六十五座村莊，毀壞五千隻大小各型的船舶，毀害三萬三千三百八十個人。一隻荷蘭軍艦“Beowulf”拋錨在蘇門答臘外面，被浪帶進內地三、七五哩遠，破船躺在高出海面三十吋的地方。

那一陣巨浪在全世界都有記錄。它可以在美國加省與法國北部海岸被覺察出來。在南非，距克島五百一哩的台勃兒灣，那裏的浪足有十八吋高。

爆炸的十小時以後，中歐的氣壓表上記載着它的震動。這是第一次的氣流，來自亞洲，經過印度。十六小時以後，氣壓表又顫動了，那是一陣來自太平洋，澳洲，大西洋的氣流。

三十四與三十六小時以後，指針又搖動了——因為振蕩的氣流每一陣又繞過了地球一週。它們繼續在地球上進行：最後一次前記錄是九月四號——距離爆炸以後的第九天。

在遙遠海，這次大爆裂所發生的現象更可怕，因為那裏黑暗得像地獄一樣。

以後幾年，日落與日出都有一種特別的奇景，大量的灰塵漂浮在空中替黎明與黃昏加上了色彩。偶然地，人們證實了丹麥古代史上的記載，在一六八〇年繼拉開大山爆發以後，有好幾個星期天空都像血一樣紅。灰塵聚集成雲塊，飄浮之高，使它們在黑夜包圍了大地以後，仍舊反射着日光，造成一種特別有趣的奇景。

克島的本身裂開了，僅剩下一半。假如它在爆炸的時候沒有新的成分加入進來，它也許剩下的還要少些。羣島中的其他二個，長島與斐來汀島。在一層未破的大約六十呎厚，赤紅的浮石下面燒焦，已經增大了面積。兩個新的島形成了，每一個在一英里以上，可是不久就又歸於消滅。

經過這爆炸以後，克島荒蕪得像一個外科手術室。在高熱的二氧化碳之下，被電火，爆炸，與高溫的

蒸氣所推毀。它上面覆蓋了一層若干碼厚紅熱的灰與浮石。島上自不可見的病菌起，長不出一件有生命的東西，這件事實，至少是被科學家們所一致同意的。克島是死了，正如同地球在五萬五千五百年以前死的時候一樣。

一八八六年六月，爆裂發生後的三年，一隻小船在克島登岸了。船上載着一隊科學家，他們希望去看看生命在重新征服的地面上生長的情形。他們並沒有失望，重新征服的步驟正在進行。

島上蓋上了斑駁的海藻，像一層薄薄的深綠色的果醬，大概有一元銀幣那樣大小。這些海藻是非常小的個體，實在是微生物。它們是一種乾的孢子，從空中漂浮過來，並不被乾燥，熱或冷所毀滅。但是它們並不一定保持乾燥而不活動，假如它們能停在一塊潮濕而相當溫暖的地上的話。

這一次的探險，在克島上發現了六種不同的海藻類。顯然地，它們是最初的來到者，它們忍耐荒漠，為那些另外的高等而比較不易適應的植物，預備下一片「樂土」。

可是海藻並沒有單獨存在了很長，在這三年之中，其他各種植物也先後就佔領了它們的棲居之地。十

一種羊齒類被發現了。它們的孢子無疑的是經過空中被風帶來的。並且在那些高等植物仍將繼續到來的報告之中，四種花卉，它們的種子是有飛冠的，像蒲公英之類，也在島的内部發現了。同時發現的，還有兩種草類生長在島的沿岸，九種植物是在馬來羣島常見的。

另一隊探險隊繼起在一八九七年三月。那些植物學家發現他們被露兜樹與大戟樹，以及各種草類所歡迎。到處有一種牽牛花。這些都已根深蒂固，到了成熟期，還有許多別種的，顯然是新來者，也已開始繁殖。統計表上描寫着各種易於生長的熱帶植物。椰子是主要的東西，其次就是芒果，兩種橡木，糖椰樹，與一些別的種類。

幾年前，一個荷蘭的科學考察團發表了一篇廣泛的統計，上面說出有好幾百種植物生長在克島與其他附近各島上：差不多樣樣俱全，就像未發生爆炸一樣。

在植物之外，四百種的動物也從島上搜集出來了。十分之八都是有翼的，這就解釋出它們怎樣到島上來，其餘有一半是小而輕的動物，很容易被風飄帶，正如發生在阿連俄島上第一個寂寞的腳跡一樣。

三種動物與它們自己仍方是游擊隊。魚，尤其是生在長高上的多，還有蚌蚶及大蜆。又有大螻蛄種的蜆，也許是跟隨着浪木來。它們是新的陸地征服大將多半是按照這種次序的，起先是海濱，因為可能的有些海濱可以在淡水像海水中一樣地生長。它們走進了河流，然後向岸上移動，或者者，它們是被鹹濕的風所攜帶，然後降落在湖中或雨水塘之內。

無論如何，少數的植物是很成功地爬上岸了。它們無庸說不是特別高等的植物，否則它們也不能那樣適應環境。比較特等的植物是後來的。

當克島爆發的時候，有許多零碎的島嶼散佈四週，有些太近了，以致洋流用不到一天的工夫就把種子帶上這荒蕪的小洲。這與無生命的地球幼年時代不同，因為那時不能從海內帶來高等的植物，所有的不過是起初的最初到來的幾種——它們是為那些後來的高等生物作準備的。

請本刊讀者同時訂閱「時與潮半月刊」及「時與潮文藝」

（承接九頁）那叫打字機，買好幾塊錢呢！那位戴金鐲的正對着鏡子的鏡子理髮師說。一回頭看見大毛二毛蹲在地下，一手拿着包，一手在指劃着玻璃櫃裏的兩個大籃球，忙高聲喊：「快來，玻璃櫃裏要賠錢呢！」

「走吧，走吧，我拉起孩子們，就出去了，雖然外面還在下着雨。」

不待不就在林森路一家布店裏，買了幾十尺平價灰布和藍布。用去了三千多塊錢。再加上一頓晚餐，算計錢也差不多花大時間也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

誰知回到七星崗已是六點一刻。汽車完全停了。但總算在巴縣汽車公司用加倍的價錢，買到了九點鐘的晚班車票。天寒地凍，車裏又冷，又臭。

會館外面雨雨還在下着。

手不自在小茶館裏，三毛睡去，四毛醒了；妻伏在桌子上，昏昏然任四毛吃着奶，我用三塊餅乾，忍着頭痛給大毛二毛講着連我也弄不清楚的故事。一面想着那從小龍坎到家的泥濘的四里路，還要在黑暗中背着抱着三個睡去的孩子，拿着零碎的東西，摸索走下二百級以上的高坡。我的心情怎樣也愉快不起來了。

全家進城記

正是城裏的人忙着出城踏青的季節，我們却經過五次正式的非正式的家庭會議，終於議決了「下星期全家進城」的決議案。

本來最初的提議人是我，在一個比較閑暇的晚飯後，好心情使我對整年勞碌的老婆孩子們頗有一些歡意，於是說：「一年多沒進城——難得有這麼好的天氣，明後天，咱們全家進城玩一玩吧！」我開適的，用徵詢的目光看着剛剛掃完地的妻。

「進城！進城！進城啊！」正在洗臉的九歲的大孩子，滿臉肥臄，猛的從臉盆裏抬起頭來，舉起兩手歡呼着，首先對我的提議給予了最滿意的覆議。

「算了吧！留着錢吃飯吧！」妻廢然的把掃帚丟在門後，面部毫無表情的說着。一回頭看見歡呼着的大孩子，便大聲的呵斥：「洗你的臉吧！」

大孩子失望的看了看我，便把頭又低向臉盆，兩

高蘭

手不自然的垂了下來，像是一個飛不起的烏鴉。於是會議就閉幕了。

過了兩天，天氣仍是那麼好，我忍不住又提前議

妻放下了正在縫着的衣服，凝視着我，想了半天：「也好，進城去給大毛二毛每人買雙鞋，給三毛四毛買點布做兩套衣服，再肥皂也用完了，買三五十塊也好過這個夏天，還有……」

不等她說完，二毛樂得一跳就撲到我的身上：「進城！給我買新皮鞋……」

「爸爸！給我買花衣裳，買廣柑……媽媽！給我買「摩登紅」……」三毛雖然五歲，到底是個女孩子。

「爸爸！我要買飛機，買小汽車，汽剃子，三毛搶着說，「還要買風箏，買絨毛球……」

這一串的買，買，買，使我不得不裝做我正在用心看報的樣子了。

這是第二次會議。但無論如何還是以第五次會議為最值得一述，其情況之熱烈，真可以說比之一般的什麼籌備委員會都毫無遜色。

不過在這次會議中，原來是提議人的我，却一變而為堅決的反對方面，而原來用丟掃帚表示反對我的提議的妻，却一變而為擁護原提議。忠實的人。而且理由之多，之有力，不但我無法抗辯，就是質諸現在報紙上登着特號字廣告的法律顧問們，也會使他們無言可答的。例如：孩子的夏天衣服，還是三年前做的，大毛的小了給二毛，二毛的小了給三毛，三毛……而且都破得不能稱其為衣服了。應不應該買幾十尺平價布？……入春以來，四個孩子都在咳嗽傷風，應不應該到衛生署平價配方部買點平價藥品？我連一雙襪子都沒有了，我應不應該穿襪子？你不穿襪子可以，但你能不能不穿襯衫？……

「應該！應該！但同時也要錢！錢！錢！錢！那裏會有這筆錢呢？」我這次却不甘沉默。

「是的！有沒有錢，的確是個問題！可是，先決

的倒是我們應不應該活下去？如果應請，那就不管沒有錢，日用不可少的必需品，就決不缺少。妻的勇氣好，又回到了十年前的學生時代。

「對！理論完全正確，只是事實……」

「我這不是最現實的事實嗎？」

辯論在一個鐘頭以上才告終結。表決的結果，她們是多數，勝利自然屬於她們。我只望着那在生理上還沒有發言權的大個月內四毛，無動的嘆息了一聲而已。

但為了自己平素是個頗為服膺歐美精神的人，尤其對於歐美人的不論在開會時怎樣不容情的爭辯，但失敗者在會後，不但仍保持友情，並且還要熱烈的擁護執行為大多數所通過的議決案，那種真正的民主精神，我一向是欽仰備至。於是我雖然在會場上失敗了，可是我立即毫不猶豫的担起在議決案中我所應負的責任。同時全家大小也都如此，開始各盡所能，準備一切。

我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進行借款。誰知在自己辦公桌上想了半日的措詞，結果一句也沒說出來，便羞怯的把五千元借條送了上去。雖蒙慷慨批准，但那

在最近兩月薪津扣除的幾個大字，便囑的心裏籠上
了一層黑雲，計算着即將到來的兩個月，我們全家六
口將每月收入八百元了！進城回來，這吃不吃飯呢？
唉！心像打了一個結似的。

第二件大事便是請假。雖然定的是個星期日，是
世界上半數以上的人共有的快樂的休息日，可是我們
是整年沒有星期日和假日的呀！

其餘的都是屬於對內的事了，比較容易，比較可
以努力，比較可以苦幹。

家事可就太多了。恕我無能，不能替她作紀錄
了。

這七天，在孩子們看來真比一年還長得怕人。二
毛每天早晨起來第一句話便是：「今天星期幾？爸爸
？」

「星期二！」已經讀小學的大毛倒底沒白讀書

「還有幾天進城？」

「還有四天，不！還有五天呢！連這都不知道。
」大毛的語氣中有輕視二毛的意思，但對日子也多少
有點懊惱。

終於問到了。「就是明天啦！」

這一天，不但二毛整天連飯都吃不下去，就是大
毛，也很早就背着書包回家，好像怕我們忘記似的，
一進門便喊：「爸爸！明天進城啦！」

一妻是更忙了。把三天前給孩子們修改的舊衣服，
經過一番洗滌後，破洞愈多，連得逐一加以縫補。特
別是三隻小破皮鞋，洗了又刷，刷了又縫，直到夜深

誰知取出我唯一的完整的襯衫時，發現領子已破了
。於是不得不拆下來補好，再翻轉縫上。當我們最後
一次考慮應購各項物品清單，再加以刪減時，遠處已
有鐘聲了。

我們和衣睡下，好像是剛剛一合眼，大毛二毛便
和醒醒來喊着：「進城啦！」不容分說，兩個一道一

骨碌爬起来，找衣服穿衣服，我的床上立刻大亂，又
怎能睡呢？同時他們爲了對所謂新衣服的許多不滿，
不知有多少問題，使得睡在女宿舍的妻也沒法睡了。

（我們一家六口一間屋兩張床，我帶兩個男孩子睡一
張床稱男宿舍，妻帶兩個女孩子睡一張床稱女宿舍。

）隨着孩子們狂喊一般的歌聲起來了，忙着發火，
燒臉冰，煮飯，我幫着孩子們穿衣服。興奮和快樂，
使他們一面不住嘴的唱，一面不住腳的跳，又跳進，
小小一間屋子，就像塞滿了什麼一樣，使人有些透

不過氣緊。幸而對於洗臉潔淨都相當熟練，並且三毛還要「打麻登紅」。

我耐心的爲他們化裝，綁皮鞋帶子，然後更爲耐心的收拾房間，心裏想着一句名言：「旅行時要堅持一付愉快的心情，否則便容易成爲一件苦事。」我們這次的旅行，就必定建鍊在愉快的心情上，千萬不可……

忽的嘩啦一聲，我一回頭，不知什麼時候三個孩子竟打成一堆了，把桌上的茶壺茶盤都撞翻在地摔得粉碎，而熱水瓶還正在搖搖欲墮，嚇得我連忙跑過去雙手抱住了熱水瓶，一面用穿着新洗的衣服的身體攔住了桌子，任茶水流下都沾污了。

還不等我說話，妻在外面跑進來，一看見地下的碎片，便迅雷不及掩耳的，在三個肇禍者的頭上每人一掌，搶下他們的爭奪物——皮包。於是三毛哭了，而原來拿着皮包的二毛更哭了，這個合唱驚醒了睡在床上的四毛也應聲而起了，當妻去抱四毛的時候，我只好盡量仍然保持我的愉快心情，溜向廚房，已經開到點煮焦的飯味了。

等一切都就緒了，已是十點多鐘，距原定出發時間還一百四十一分有半。

大毛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拉着二毛，我背着三毛再提着旅行袋，妻抱着四毛夾着毛巾被和皮包，爬上二百級以上的高坡走上公路，到距離四里遠的小龍坎去搭公共汽車。我像一個極有本領又最盡職的童子軍教官一般，沿途前後照顧。

「大毛慢點走！等等媽媽！」

「你們快點走啊！」

「二毛靠邊走，汽車來了！」果然一部小汽車迎面疾馳而來，我搶前幾步去扯二毛，不想用力過猛却把我自己扯倒在地，把三毛摔在路旁哭起來了。

我記着那句旅行名言，於是愉快的跳起來，愉快的拍一拍土，又愉快的背起三毛向前走。

差不多休息了四次，才到了八頭鑽動的汽車站，而且也搶到了登記號單，是八百五十六號，一朝汽車來時將從二百七十二號賣起，心裏想號數雖遠，但等不了的也有，再來兩輛車可以走了。

殊不知，半點鐘以後，汽車總算來了，但具有擁擠的資格的原來還是有「特約證」的人們，當一部汽車裝滿開走了，看看號單，才賣到二百七十八號。

天哪！我們應該回去呢？還是進城呢？

謝謝上帝，下午兩點鐘時，我們一家六口人終於在城內七星崗了。

有誰留心觀察過鄉下孩子進城剛一跳下汽車那一個那的情景嗎？那真是奇觀呢！看他們那天真的眼睛吧！洋溢着歡樂和驚奇的光輝，使得瞳孔大而且亮，好像兩朵盛開的花，他們是羨慕而又貪婪的注視着，裹緊着每一件事物，每一個人，每一個建築，每一個車輛。那種說不出的疑惑和欣然情趣，使他們的小嘴張開着，鼻子歪扭着，頃刻之間面部便有無數的表情。假如不是我去拉，他們會很久很久停留在一個地方不動，或者會忽的跑向某一地方去的。

沿街走來，三個孩子看見什麼便要什麼。特別是食物，真是不曾使一樣漏網。雖然我一樣也沒給他們買，但也並沒使他們失望。因為第一個要求還未辦到，又有第二個新的東西又在吸引他們了，於是便去要第二個。同樣第三個第四個不斷的來；結果是他們要了重慶市所有的東西，而重慶市所有的東西他們一樣也沒得到。

由於這種自然的趨勢，妻也無形之中什麼也不能買了。自然價錢之高尤非她所夢見，也是令她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但平價布終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似

乎可以不問價之高低，但走遍了上半城，沒看到一家布店出售我們所憧憬多日的烏花布，於是大隊人馬不得不又走向了下半城。爲了孩子們東瞧西望，可以隨時停留在任何鋪子的門前，經過標準鐘時已是四點四十分了。而飢餓也使孩子們興致全非，於是一個人一個大麵包，邊吃邊走着。

就像開玩笑似的，天上下起雨來了。

我們一時驚惶，無意之中竄進了一家華貴的拍賣行。

妻揆摸着一件絲質的女旗袍，「多少錢呢？」

「那上面不是有字嗎？」一位濃裝豔抹的女店員，正在欣賞她自己手上的鑽石戒指，連頭都不會抬。

「能少一點嗎？」妻看了那四千五百元的價碼，不由得縮回手來。

「啊哈哈！」那位女店嬌笑着，看看妻的藍布大褂又看看另外一位懶洋洋的戴着赤金手鐲，穿着毛呢甲克的女店員輕蔑的說：「這是拍賣行，不是賣菜的！」第一句是下江腔，而第二句却故意來個不純熟的四川話。爲了表示她們是來自港滬的高等軍人。

「這個呢！」我看中了一部小打字機。

(下接 65 頁)

好望角

(續)

慕白

好望角

一 太陽落山的時候

船抵好望角(Gape of Good Hope)，正是太陽落山的時候。

這時的海洋，給落日映成了一片金紅色的世界。天上的雲，也同海水一般，在夕陽的光輝中綴成了一條條金紅色的波紋，三兩成羣的飛機還在天空巡邏着，我們所處的世界，好像是一幅新時代的圖畫。黃昏時的海洋，在這好望角的地方，真是美極了。

船長說明天黎明即開船，那麼我們在這好望角所待的時間是短極了。可惜我們的艦隊爲甚麼不早一點到達此地，不然我們倒可以盡情地在這兒遊玩一頓了。我們這時候上岸，祇好遊歷一下這南非名城的夜市。所以在艦上的搭客，都把時間看得十分寶貴，都

想起上第一艘上岸的汽艇，於是這艦上的過道處都擠滿了人，我們自亦不能例外。但是可愛的威廉艦長已經事先爲我們安排好了，我們是乘第三次出發的汽艇上岸的，這隻小汽艇是艦長專用的，我們都十分感謝他的關照。

上岸時聽見碼頭上擠滿了人，當我們經過檢查處的時候，檢查員看過我們的護照之後，忙問我們打着招呼說：

「你們的分會負責人曾經來叮囑我們，說等你們到了的時候請我們打電話去通知他，他會派車子來接你們的。」

這一個出人意外的消息真使我們高興，那檢查員引我們進了會客室，他立刻就去打電話通知我們在南非聯邦的分會。我們在會客室坐候了十分鐘之久，分會的總幹事史密司先生便來迎接我們，我們彼此道過

姓名，便坐着汽車走了。

二 夜市的巡禮

車抵市中心的喬治街時，我們向史密司先生說我們很想趁早遊顧一下，他雖然約我們到分會裏去茶會，但我們總覺得好望角的機會難得，於是史密司先生便與我們約定今晚九時舉行茶會，他先跑去準備，車子留給我們用。

在船上日夜盼望的好望角現在已經在我們的腳下了。好望角是位於非洲南端的海角，屬於南非聯邦（Union of South Africa），南瀕印度洋，西臨大西洋，商業繁盛，人口稠密，為英人勢力之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美海軍以此為聯合軍港，所以現在在軍事上，更具有價值。

我同着文生等四人慢慢在這街上巡行，在我心底裏不禁有着一種異樣的感觸，因為昔日南非聯邦對於華人的入境，限制得特別苛刻，對於華人的歧視，也是非言語可以形容的。而今日我這僑華人，竟昂然立於好望角的街頭，並且到處受到人們的歡迎與禮待。想到這裏，使我不得不感謝我廣復興的祖國，這種大變化的情形，不是我們為着維持世界和平與正義而奮鬥多年的祖國所給予的，所以今天這好望角

，在我看來至少也是一種光榮，一種勝利。

好望角的夜市，就好像希臘神話中的神祕的天廟一樣。那到處點綴成羣的小圓燈，那平頂而精緻的小店舖，那寬敞的馬路，那路旁密集的小樹，沒有一樣不使人感到她底特別的美麗。

這兒的氣候並不怎樣炎熱，但在街上走過的行人大半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在那些行人當中也有一大半都是英國人，至於那些愛穿花格子長衣服的非洲人，今日在他們的臉上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安的表情，他們都很泰然自得的样子，在英國人的洗禮下，好像他們都把一切自由的夢都忘記了。

街上的店舖最使我們注目和感覺興趣的就是那些裝飾得十分美麗的寶石店，這種店子在好望角的街上很普遍，牠們都在舖門口裝璜着稀奇怪異的霓虹燈，樣子間和玻璃磚製成的櫃台裏陳列着各種花樣的寶石和鑽石嵌成的項鍊和戒指，並且每一種寶石或鑽石的首飾都附有一張粉紅色的卡片，那上面對那些寶石的名稱及特點都有詳細的說明。店員大半都是些美麗的女郎，她們微笑着站在櫃台裏等待顧客的光臨。據說這些寶石店的全業自職專生以來更加興旺了，因為來往的旅客多在此地停留，所以大半都集中在這裏。

好望角已成了遠東至歐美必經的地方。

好望角的特產就是金，金剛石，駝鳥羽，羊毛，小麥等物，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買了一隻鑽石的金戒指，價錢要比美國的便宜一半。

在街上走了一會，我買了幾份當地的報紙，看看手錶已到了九點，我們趕忙找了一家洗澡的地方，洗了一次痛快的清水淋浴，身體上覺得異常的輕快與舒適，因為我們在船上每天洗澡都是用着海水呵。

好望角的夜亦是美麗而幽靜的，沒有一點都市緊張的氣味，甚至像一個仙境一般。

三、歡樂的茶會

到支會的時候正是下午九點五十分。

客廳裏已有五十多位同事在等着我們。當我們步入客廳的時候他們都鼓掌歡迎。

但是今天使我們覺得十分抱歉的，就是我們先事沒有知道這個約會，所以都穿的是便服，而今天到會的人，除了我們四人之外，他們都穿了小禮服，這是一件多麼窘迫的事呀。

史密司先生先把我介紹給各位，並致歡迎詞，他說了很多恭維的話，茶會便開始了。

首先由我代送報告此次赴華盛頓開會的經過，其

次我便把中國分會的工作作一次簡略的報告，最後我個人還參加了一些意見，我報告的時間整整有四十分鐘之久，他們都靜聽着，有時候當我講到最精彩的地方，他們還熱烈地鼓掌。

在茶會中，我們互相交換了許多工作的意見，孟克先生都把他們記下來了，預備回到中國時，好報告給我們的分會作為參考。

茶會完畢的時候，有幾位朋友要求我們在他們的題字本上題字，這是十分使我高興的事，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的光榮呵。

在南非聯邦分會的門口，我同每一位參加今晚茶會的男女握手告別。史密司先生送我們上了汽車，道聲『再會』，便乘着疾馳的汽車走遠了。

坐在車中看着夜之好望角，車子在兩旁的綠樹中穿過，月亮映着樹的影子在道路上微微搖動，這一種異國的情調，不禁使人有點陶醉了。

四、賣唱的女人

回到船上休息了一會，我總覺得好望角之夜的確是美的。這一次回了中國，不知甚麼時候才能重遊這南非的美景。

雖然這時候已經是深夜了，但我們還可以借着那

些運輸正忙的汽輪到岸上去留連一些時候。我問文生道：

「你睡得着嗎？」

「睡不着，也許今天太興奮了罷。」他說。

「那麼我們再上岸去一趟，就在海邊上走走罷。」

他答應了，我們就隨便的穿了一件襯衣，乘了汽輪上岸。

岸上四處聚集着許多搬運工人和水手，他們都三五成羣的蹲坐在一處吸煙或談天，月亮高掛在碧藍的天空，海水映成了許多粗大的銀流，無數兵艦和商船的影子模糊地停泊在海面。天空的星在閃爍着，地面的人在蠕動着，加以那起重機的聲音嗚呀呀的響着，這個夜之海濱便變得嚴肅而緊張了。

當我們徘徊在海邊的時候，忽然一陣悅耳的歌聲傳了過來，那音調是那樣的淒涼而動人。我和文生都停住了脚步，我說：

「這兒哪來女人的歌聲？」

「我們去看看罷。」文生說着，便一手拉着我向那唱歌的地方走去。

我們繞過了幾堆海邊的積石，便走到了那唱歌的

地方。原來那兒圍了許多才子手和工人，在他們中間站着一個非湖的女人正在手舞足蹈的唱着歌子，在他的旁邊還坐了兩個女的，一個彈着琵琶，一個擊着鈴鼓。她們都長得相當美麗，穿着鮮紅的花衣，露出那半裸的身體，在勾引着每一個聽衆。

她見我們走了過去，便用眼色示意歡迎，那些圍坐在地下的工人水手們，也都回轉頭來向我們看了一眼，倒反弄得我們有些不自在起來了。

她唱完了，他們都又叫又笑的敲着掌，我們祇好悄悄地離開了她個。

「原來是賣唱的女人。」文生說。

「我看她們倒是挺可憐的。」我說。

文生聽了我的話，他無語地點點頭微笑。

這時月亮已經躲到一塊雲堆裏去了，大地漸漸地暗淡了下來。

我心中想着，在人間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有着不幸與悲哀，人們是殘酷而動聽，我們互相頑弄，彼此播殘，像今晚那三個賣唱的女人，她們不是給人們頑弄的對象嗎？

月亮還沒有回來，祇有那些金色的星光依然在天空閃爍着。那賣唱的女人又在唱着歌了，我和文生無

轉行彩地又搭乘着汽船回到我們的船上。

印度洋上的風波

離開好望角十小時以後，我們的艦隊正航行於印度洋之上。雖是同樣的海面，同樣的風景，然而因為名稱的不同，我們所感覺到的與在大西洋上航行時的情景就迥然不同了。

今天早晨四點鐘就開了船，與原來規定的開船時間不對，大概又在防備敵人潛艇的襲擊罷。

忽然在遠遠的天空發現了一隊巡邏的飛機，牠們慢慢地靠近了，又漸漸地飛低了，在離我們約有七千五百尺遠的海上盤旋不停，這時候我們艦隊的速度也慢了下來。我們聽見飛機上的機槍聲響了幾下，那三架飛機又衝上雲霄。這艘船上的人看見了這情形，不禁都有點驚慌起來。後來我們又看見船上的人員已開始作攻擊潛艇的準備，這更使我們感覺不安。

原來在我們前面的海面，又有着一塊突起的黑點，天上巡邏的飛機大概以為是敵人的潛艇，所以低飛偵察，我們的艦隊也就不得不有一種準備。好在那一塊黑點距離我們很近，已為我們發現，牠不過是一架墮海的德國偵察機，所以我們就很安全地經過了。

我看着那一隊英國的飛機怒吼着離開了。誠可惜我們的船並沒有貼近的經過那一架墮海的德國偵察機，牠的影子祇能模糊地在我的眼前掠過。在一個戰爭的過程當中，是有多少狼狽的事情繼續不斷的發生着呵！

「也許這是最後一次的風波罷。」我對正在甲板上的歐羅巴的文生說。

「是的。」文生說：「我想不會再有的。」因為現在我們已進入了印度洋的緣故，敵人潛艇活動的範圍很難達到。雖然這時候我們的護航隊還是緊緊跟着我們，但那不過是一種點綴而已。

不一會，珠麗同了一位穿着黑襯衫的美國人來了，我們同她打了招呼，她却停下來笑着說：

「我正是來找你們的，這位是我的叔父路伯先生，他是剛從好望角上來到孟買去的。」

珠麗一一為我們介紹之後，她和她的叔父便同我們一道坐下了。

路伯先生留着很時髦的小鬍子，看起來好像是四十幾歲的模樣。他是美國孤立派中的重要份子之一，他告訴我們，他是在三個月以前經大西洋到沿途各地遊歷的，他還告訴我，他此行的目的是利用旅行來

考察同盟軍的合作程度。

他說話時，表現着一種不凡的樣子。可是在他底面部表情上，却始終是那樣的和善與親熱。

「我聽說他是美國孤立派的人物，我就想馬上同他談談，看他對我們中國抗戰的意見究竟怎樣，看他對中國所需要美國積極援助的意見又是怎樣。因為我知道所謂美國的孤立派，顧名思義也就有一點問題在裏面的，今日好容易與這種人物在船上遇面，爲甚麼不痛快地問他幾句呢？」

於是我叫侍者取了啤酒來，我們四人圍坐在一張鐵管製的小方桌旁邊，我給他斟滿了酒，當我們的杯子碰着的時候，我開始說話了：

「祝你一路平安！」

「謝謝！」

「路柏先生，我今天想問你幾句話，但不知你能否直接了當的答覆我？」

「祇要你的問話都是我所明白的，我想可以允許你的。」

「那麼我第一句問你對於中國抗戰的觀感如何？」

「你問我對於中國抗戰的觀感嗎？我覺得中國這

一次的抗戰對於中國，確確實實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戰與勝即是生，和與敗即是亡，對於世界，中國的抗戰是所有民主國家的好榜樣，中國的抗戰不但爭取了民主國家無限的同情，並且激動了民主國家抵抗軸心侵略的決心。中國的國際地位已在抗戰中顯得十分重要了。」

「美國以軍火積極援助中國，你贊成嗎？」

「在這義上是贊成的，不過在原則上則須要考慮

「那麼中國的抗戰是不是對美國毫無影響？」

「並不是毫無影響，這種影響是有時間性的我總覺得美國應該認清時機，對中國積極援助，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時間問題』的反面恐怕就是『一再拖延』，

我想假如你們孤立派的主張在美國得到了勝利的話，也許就是美國對遠東政策的失敗了。那時日本的兇殘很可能的會威脅着美國的。」

「我看不會這麼簡單的罷？」路柏先生似乎有點臉紅了。

「我一半還是在爲美國打算，我總覺得中國的抗戰與美國的確有着一種利害的關係，中國勝利了，美

國也就勝利了，中國失敗了，日本的餘力足可同美國打一下的，那時美國所受到的威脅一定很重。所以美國積極援助中國是主動的攻日，消極的等待時機是被動的自守。」

珠麗看見路柏先生有點着惱的樣子，她連忙插嘴說：

「見解是很難一致的，我想你們還是談談別的罷。」

於是我又舉起酒杯，向路柏先生說：

「請原諒我，我們好像在開辯論會呵。」

路柏先生笑了，珠麗和文生也笑了。

赤道舞

昨天我們的艦隊繞道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以東九里的海面經過，那時我很希望能往島上一遊，因為她在地理上是一個很美丽的島嶼，可惜這一個機會不能實現就過去了。

今天早晨船上出了一個通告，大意是說今天下午一點四十二分將通過印度洋上的赤道，下午一時舉行

茶舞，並有「赤道舞」(Equator Dance)一種，歡迎大家參加競賽。

所謂「赤道舞」者，是英美海軍的一種遊戲，就是當通過赤道的時候二人相抱而舞，跳舞的人只穿一件單薄的綢製襯衫，在炎日之下看誰是第一個出汗把襯衫透濕了的，誰就是勝利者。

茶舞於下午一時在甲板上開始，今天甲板上的佈置，並沒有上一次在大西洋赤道上舞會時的那麼美麗。今天的甲板上祇是特別顯得單調，但參加的人却是非常擁擠。那十七位僅有女客好像又重新活躍了起來似的，她們每一個人都打扮得十分嬌艷，像是來參加一個時裝展覽會一般。

今天的天氣好像比往常要悶熱許多，記得上次經過赤道的時候並沒有今天這樣的高溫度。我同文生都不打算跳舞，我們都覺得躺在帆布椅上，飲着冰啤，看他們發狂似地舞蹈，要比自己參與其間來得有趣。播音機中的音樂響了，帶着幾分熱意的海風迎面吹來，艦在播謠，海在怒吼，人在嘻笑，真是一個熱鬧非凡的場面。

感康艦長簡單地作了報告，他說：「今天是我们此行最後的一次舞會，這是一種臨別的紀念，也可以

說是我們慶祝度過危險的舞會，希望各位到了孟買以後，不要忘記了我們都是患難的友人。」言中頗多感慨。

後來在我們乘客之中，有人提議推選代表向威廉艦長及艦上人員致答謝詞，結果推舉了一位英國人名叫艾勃的代表乘客致謝詞，他用很幽默的話語說：

「我們大家能夠從華盛頓經過危險的大西洋又繞過這炎熱的印度洋，這都是威廉艦長和本艦的各位官員所賜，我們的生命能夠經過無數次的災難與危險，今日安全地在這兒參加這最後一次的舞會，雖是蒙了上帝的恩，但也是威廉艦長和本艦各位官員所賜。我們除了衷心感激之外，希望大家今天多流一點寶貴的汗以作報答。」

他這話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音樂響了，跳舞也開始了。那十七位小姐一會兒都給人抱去跳舞了。

第一輪舞跳完了以後，接着便是「赤道舞」的開始。參加比賽的一共有十一對，祇有四位小姐參加，其他九對完全是男的。

開始時先由檢查員檢查參加的人是不是身上原來有汗，檢查完畢即開始跳舞。他們那種故意用力想趁

早出汗的樣子看起來令人發笑不止。

播音機中奏着緊促的調子，他們也都十分緊張，看的人都在笑着，跳的人也在不停地跳着，看起來真是一幕滑稽的把戲。

不到十分鐘的樣子，裁判員忽然宣佈有人獲得優勝了，原來那一位獲勝者是一個大胖子，當他被拉到甲板中央的時候，他張大着嘴不停地喘着氣笑着，巨大的汗珠從他的額角滴了下來，一件緊貼在他身上的綢製襯衫幾乎完全濕透了。於是大家向他歡呼，他高興地搖晃着那笨重的身子朝着大家笑。

艦長走了過去，同他親切地緊握着手，宣佈了他的名字。

休息了一會，又繼續跳舞。看看手錶已是下午三時了，我們的船是甚麼時候通過赤道的，當晚我毫無所知。

孟買

今天船上貼出了通告，說今天下午兩點二十分可抵孟買（Bombay）。

從華盛頓到孟買，一共走了三十六天，這三十六天的海洋生活在一種緊張的情緒中度過，今天我們

能夠安抵孟買，在我們的心中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其愉快的事。

把行李收拾好了，已經是下午一時，我約了文生，孟克和哈雷斯三人到威廉艦長那兒去辭行，我們誠懇地向他表示謝之意，他總是笑着連說「招待不週」，使我們尤其抱歉。

辭別出來，我又到甲板上躺在帆布椅上，留連着這偉大的海景，心裏想着不知什麼時候我才可以重來到印度洋和大西洋上旅行，人生不過如一場飄渺的幻夢一般，未來的事是很難預料到的。

在甲板上我模糊地睡着了，夢中被汽笛聲驚醒，渴望已久的孟買已遠遠在望了。

這時甲板上已經站滿了人，遠遠地那孟買城的影子已成了「衆矢之的」。我回到房中，把行李再清理了一下，侍者巴洛走了過來爲我的旅行祝福，我用手輕輕的拍着她的肩說：

「多謝你對我這一個多月的照顧，我們等勝利以後再見！」

「是的，文生！我們等勝利以後再見。」巴洛笑着很有禮貌的說。

汽笛又繼續的響了，我又重新走到甲板上，祇

Hotel。

見我們的艦隊漸漸地離開了。天氣依舊是異常的悶熱，艦的速度也減低了，這時已是兩點零五分，莊嚴的孟買，那具有着東方美的建築，矗立在這印度洋的海邊，使人見了不禁有點神往之感。

船靠碼頭時，船上的人都想搶先上岸，珠麗小姐也來了，她要求我們一道登岸，我叫她把她的行李一齊了過來，她高興地連忙去告訴她的女友去了。

威廉艦長穿了一身很整齊的軍服來爲我們送行，我們站在甲板上同他攀談着，他現出很高興的樣子，後來他向我說：

「我很想到中國去觀光一次，這個希望儘能在短期內實現。」

「假如你要開兵艦去的話，我看最低限度也要等我們把日本人趕走了才行的啊？」我談諧的說：

「你說得對極了。」威廉艦長笑着同我們告別了。我們在甲板上等了很久，珠麗才同着他的同伴嬉嬉而來。一會兒巴洛又走了過來說：

「艦長已經爲你們預定了旅館，請你們先去，行李馬上由我們派人給你們送來。」他遞給我一張旅館的卡片，這旅館的名字叫做「帝國飯店」(Empire)。

我們每個人只提了一個提包，其餘的行李都交給巴洛便上岸了。

經過查驗護照的地方，我們都歇下來，將護照交給查驗員蓋印簽字，他們都是英籍官員，雖然孟買是印度的地方，但多半都由英人經管一切，如果我的腦子裏的印象不是「孟買是印度的」這幾個字的話，那我幾乎會疑心自己正在英國了。

在汽車站僱了一輛旅行汽車，二十分鐘以後我們便身在帝國飯店了。

帝國飯店的規模相當的偉大，是一所四層高樓的西式洋房，侍者完全是女的，並且都是英國人，這是孟買的一家第一流的旅館。

晚餐時我們大家決定，爲了恢復過去三十六天來海行生活的疲勞，我們將在孟買休息一天，其實孟買並沒有甚麼值得我們留戀的地方，這時我底心已經早飛到祖國去了，別後將近一年的重慶，現在不知道已經變了甚麼樣子了呵。

火車中

在孟買休息了一天一晚，今天由旅館乘汽車到火車站，準備搭十點三十分的孟加特快車去加爾各答

(Calcutta)

孟買火車站的建築並不見得怎麼偉大，不過設備倒很齊全。我們到車站時不過是九點五十分鐘，所以我們祇好先在候車室中休息，我們真的是頭等車票，所以可以享受頭等候車室裏休息的舒適。侍者給我們送來了咖啡和糖果，大家談談笑笑，時間也就不覺的過去了。

火車由西站開了過來，侍者來請我們上車，這兒的火車是窄軌的，所以車身很小，設備也簡陋，頭等車的臥房有上下兩層的沙發臥舖，此外有一活動的又可作盥洗盆的兩用茶几，一張雙人的沙發。這房間小得幾乎轉不過身來，電扇裝在天花板上，床底下有一個長方形的大磁盆，是預備天氣酷熱時放置冰塊的。

這一次我又是和文生同房，孟克和哈雷斯在我們的右邊，珠麗和她的一位女伴則住在我們的左邊。車廂裏十分悶熱，我伏在窗口看着月台上人們的熱鬧，不久一位英國籍的站長執着紅綠色旗由車站慢吞吞地走了出來，他穿了一身卡機布的製服，儼然是一位軍人，當他把綠旗一揚，火車便長吼了一聲慢慢地開動了。

火車開出約半小時的樣子，我約文生到二三等車

中去看看。火車裏的人相當擁擠，尤其在二等車中乘客更多，太陽正由車窗照射進來，天氣悶熱，在這些五顏六色的人羣中有一股奇臭的汗味，在他們的面部表情上幾乎都是那麼憂鬱，那麼煩躁。這鐵軌是鋪在印度人的國土上，這火車是在印度勞工建築的鐵軌上，由印度工人駕駛着；然而在頭等車裏幾乎找不到一個印度人的乘客，二等車裏間或有幾個印度人，但在三等車和四等鐵蓬車裏則幾乎都是印度人了。

「人生實在太矛盾了，上帝爲甚麼要這樣不平等地支配着人類呢？」我有所感觸的向文生說。「你是說什麼呀？」文生有點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說他們呀，」我指着這些坐在三四等車裏的印度人說。

「呵！」文生停了半響，才明白過來。「這是人類自己支配的呀，並不是上帝的主意呵。」文生說。

我聽了文生的話，沒有做聲，我們都十分緘默的回頭向着頭等車裏走了。

回到房裏，碰見珠麗正在找我。她手裏拿了一本地圖，她很關心地問我緬甸的戰事說：

「昨天我在孟買看見報紙說緬甸的戰事打得不好，我懷疑爲甚麼有中英兩國的軍隊在那兒聯合作戰，還會毫不進退呢？」她的話把我怔住了。我當時的確

不能回答她的話，但我又祇好幽默地對她說：

「但是他們不是真正的聯合作戰了呢？這要你去問英國人才能清楚，我雖然曉得一點其中的緣故，但請你恕我不能直接了當的告訴你，我祇能負責的告訴你，中國的軍隊是很想在緬甸同敵人一決雌雄，然而中國人始終捨不着這個決戰的機會呵。」

聰明的珠麗也許聽懂了我的話罷，我當時祇見她頻頻點頭，現出十分同情或羨慕的樣子。她靜默地翻閱着那一本攤在他膝上的紅皮地圖，當她翻到了中國那一張的時候，她頗有感觸的說道：

「可憐的中國！」

「但是可惜她底朋友們對她還不能十分反誼呵。」我含糊的說。珠麗用眼不住地釘住我，但我的表情却現出十分淡然的樣子，她慢慢地微笑着站了起來，無語地走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一直沒有做聲，等她出去了的時候我便躺了下來，文生見了這種情形便道，

「想念你的祖國嗎？最多一個星期便可以到重慶了。」

火車正在加速度地走着，從孟買到加爾各答還有兩晚三天的路着，在這狹窄的車廂裏我想應該做些甚麼才好呢？

我底心在想念着祖國，我底靈魂早已回到祖國去了。當我想到緬甸情況的時候，我又不覺楞住了。

本刊第四卷第三期目錄

四月一日出版

心理衛生第一義

美國的報業

殺菌大王磺胺片

俄羅斯的小事情

一日之間

以眼還眼

神經和消化不良

生物的大小

無子女者的寂寞

西藏行脚散記

咖啡，茶，香烟

擇妻的標準

赴美途中

我最不能忘懷的一個人

里斯本——亂世的樂土

印度拉合爾一瞥

由華盛頓到重慶(續)

潘 菽

趙新言譯

童詠春譯

許君遠譯

老 何

何樹棠譯

紀 采譯

翼如譯

逸生譯

瘋漢喇嘛

其月譯

李春霖譯

海 濤

煥昆譯

吳傳鈞譯

沈旭宇

慕 白

本社各刊新訂價目表

(五月一日起實行)

		零	售	半	年	全	年
半月刊	新訂價格	\$18.00		210.00		420.00	
	徵求基本定戶特價			160.00		320.00	
副刊	新訂價格	\$28.00		160.00		320.00	
	徵求基本定戶特價			120.00		240.00	
文藝	新訂價格	\$38.00		220.00		440.00	
	徵求基本定戶特價			160.00		320.00	

Reader's Digest

仍按前自由定戶辦法每次付款改為五百元折扣改為八折

本刊徵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外稿。
- 二、來稿每篇以五千字為限，請用稿紙繕寫清楚。
- 三、譯稿須附寄原文，如確有困難，亦請註明原文出處，發表時間與著者國籍。
-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受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稿費每千字起碼一百元，於來稿發表後致送。
- 六、來稿於本刊發表後，其版權仍為著者或譯者所有，惟本社於刊印叢書時，得自由選用。
- 七、來稿概不退還，惟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資者不在此限。
- 八、來稿請寄重慶沙坪壩時與潮社編輯部，並於封皮註明「副刊稿件」字樣。

時與潮副刊

第四卷 第四期
三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齊世英

編輯人 吳奚真

發行所 時與潮社

印刷者 時與潮印刷公司

重慶沙坪壩正街一六二號
重慶小龍坎山上

本 刊 定 價		
半年	零售	購閱
六册	一册	册數
一六〇元	二十八元	價目
半年定預	册每售零	外埠四
收免寄平	郵加埠角	
費郵		

時與潮文藝 第二卷第一期目次

四月廿六日出版

侵略

曹靖華譯

睡之歌

徐

美婦人

英·勞倫斯作
王還譯

星期二的中飯

美·奧哈拉作
林疑今譯

一九四九年的麻煩

奧哈拉作
林疑今譯

萬世師表

袁

羅蘭之歌

吳達元

希臘之火

希臘·卡羅索作
張鏡濤譯

山田伍長

細井健二作
鄧傳譯

鄉村散篇

王

書評副刊

藝文情報

目錄

時與潮文藝

第二卷第一期目次

時與潮文藝

四月廿六日出版

第二卷第一期目次

目錄